

世界市場  
英日之對立

何偉譯

亞東圖書館印行



典藏庫

太平洋問題叢書

世界市場上

何偉譯

亞東圖書館印行

# 目次

## 世界市場上英日之對立(阿立達·阿托列)

- (一) 英國對日政策之矛盾與動搖……………一
- (二) 日英的貿易狀態……………三三
- (三) 日本的對英輸出……………三三
- (四) 日本與英帝國的貿易關係……………三六
- (五) 英帝國的主要部分與日本的貿易關係……………四六
  - (1) 澳洲與日本
  - (2) 加拿大與日本
  - (3) 南非與日本
  - (4) 印度與日本
  - (5) 海峽殖民地與日本
  - (6) 埃及與日本

(六) 日英在棉布貿易中的競爭……………六二

(七) 英國的對日政策……………八三

澳洲市場的爭奪戰(茲瓦維奇)

(一) 澳洲經濟的現狀……………一〇七

(二) 澳洲與世界經濟……………一三三

(三) 澳洲貿易與英國……………一三六

(四) 澳洲貿易與日本……………一三九

# 世界市場上英日之對立

阿立達·阿托列

## 一 英國對日政策之矛盾與動搖

英國的紡織工業家，帶着憤怒的臉色和眼光，看着日本在世界市場上的突飛猛晉，他們感覺到『日本的威脅』而要求政府的援助。可是英國的金融資本家，則認為加強日本在遠東的地位，使其成為對抗美國的勢力，這樣對於英帝國主義才是最良的策略，爲了實現這一策略，如有必要的话，英國應該給日本以政治上或財政上的幫助。

英國海陸軍最高的首腦部公然發表意見，主張贊助『勇敢的日本人』

在中國的一切行動，可是英國的紡織業者，則要求從英帝國的市場內把日本商品完全驅逐出去！英國的產業聯合會之派遣牠的調查團來到遠東，不外是想觀察在開發滿洲的經濟上，日英究竟有無協作之可能。

低廉的日本商品對於英國商品之威脅，在今日已經非常嚴重，若到了比一九一四年的德意志的威脅還更利害的時候，那麼英國的地位就十分困難了。但是，日本在資本輸出方面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英國大金融資本家把日本看成對抗美國世界霸權之唯一的力量。非但如此，他們覺得日本是在東洋防備革命運動的唯一堡壘。因此，雖然日本對於英國的貿易有極大的威脅，而英國的大資產階級不僅很喜悅地幫助日本在滿洲的行動，而且如有必要的話，就是關於中國市場的分割的問題，英國也不辭與日本協力

合作的。此外，在適當的條件之下，對於日本攻擊蘇聯或中國，他們也一定會毫不躊躇的予以援助的。然而在日本方面卻想企圖取得美國的幫助，或至少取得其好意的中立，這種企圖會引起英國的嫉妬（如一九三四年赫爾廣田之交換通訊）。英國若果實行公然援助日本，縱不致引起中國的排斥英貨運動，最少其銷路必大大的減少，這乃是無疑的事。

這樣，英帝國主義便陷於進退維谷的地位了。究竟還是努力來維持日常用品的輸出者的地位（這就是過去英國的資本蓄積和對外投資之源泉）呢，抑或退一步而甘於只作銀行投資和機械等高級重工業製造品的供給者呢？不成問題的，英國的資產階級十分知道，若果一旦失掉日常用品輸出者的地位，則他們必然也要漸漸失掉生產工具輸出者的地位的。



這樣，與日本的妥協即表示英國在棉織品輸出方面將降到世界第二位，而且在遠東方面也放棄與日本競爭的企圖，但是很明顯的，英帝國主義如若果然出此，那決非自願，實環境使然也，英國的資產階級只要能夠在遠東繼續輸出資本和機械，並且有保障能獲得不斷增漲的利潤，那關於日用品的販賣，他們是不惜把第一位讓於日本人的。可是，與日本作這種妥協，有一種很大的危險，若果日本將來強盛到不需要英國的合作時，英國即有完全從中國市場被趕出去的可能。

因此，英國的金融資本雖然屢次想同日本妥協，然而究竟不能斷然犧牲蘭開夏棉織品的輸出。此外，這個輸出曾經占英國輸出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五，就是在現在，也還佔英國輸出總額的百分之一六至二一。然而受日本

商品競爭之嚴厲打擊的，不只是棉織品或人造絲而已，還有對於英國含有非常重要性的毛織物工業，在最近的將來，遠東市場固用不着說，就是在東歐和中亞細亞，恐怕也要受日本競爭的威脅。

這樣的形勢正是英國政策動搖的原因，英國爲着盡量保持高級貨品的市場，所以十分焦慮的想與日本謀妥協。在高級貨物的部門，英國現在固然還是占着優勢，然而無論在生產方面或輸出方面，若是日本努力的話，那無疑的是可以超過英國的。那些用埃及棉花生產高級貨物的英國工廠，比起使用美棉的工業，其與銀行的結合更加強固，而資本集中的過程也很迅速，由此得着英國金融資產階級的幫助也很大。僅僅只是爲着這種原因，所以英國在這一部門還不失其世界市場上之支配的地位。

英國的政策雖然動搖逡巡於親日或反日的兩個方向之間（這兩個方向完全表示重工業與輕工業之對立），然而大體上是傾向於與日本謀妥協的。所以當蘭開夏的『輿論』，促動政府採取反日的行動時，英國政府總怕得罪日本，常常聲明并無任何違害日本的意向。

同時，英國保守黨的新聞對於日本在滿洲的行動，常常發表善意的議論。按照英帝國主義的意向，牠可以把中國未開發的市場讓於日本，以便日本發展纖維工業品的輸出事業，而在中國整個市場上則與日本劃定活動範圍；英帝國主義以為這樣一來，牠便可以逃出矛盾的圈子而採取一定的政策了。英帝國主義者以為讓日本的棉織品在中國未開發的市場中活動，則在印度市場以及對於英國有重要意義的南美市場（在這裏，英國目前雖

還佔着優勢，但日本的競爭已經非常增大，蘭開夏的企業家，就可以處于獨佔的地位了。英國支配的資本家們，當現在英國在中國的投資和重工業製品的輸出，還未感覺日本競爭的時候，很傾向於日英同盟的復活，或最少『紳士協定』的締結。這種協定（公開的或秘密的）的條件，大概會給某種特殊的英國輸出品以例外的待遇，而給日本的纖維工業品在中國有活動之自由；同時給英國的資本輸出在中國有自由活動的範圍，但在中國以外的重要市場中（印度，南美，澳洲，如有可能的話連馬來羣島也在內），對日本輕工業品的貿易却不能不加以限制。在日本現在對於滿洲問題還不能確切穩定之時，牠所能夠接受的條件，除了以上所說的以外，還要求英國對於滿洲問題的政治援助。日本現在盡量擴張對外的傾銷，以償付牠

的巨額的公債利息，所以在滿州問題解決以前，日本沒有對外輸出資本的餘裕。換言之，日本最近增大的輸出，不過只夠償付公債的利息和軍事費的支出而已。因此，日本爲着處理滿州問題和執行其年來的大陸政策，若能從英國方面，得牠所需要的政治援助和公債，那日本的真意，是傾向與英國合作的。這樣，英國經濟調查團之遊歷滿洲和日本，我們可以看出其目的是爲着測驗日英接近之可能性的。

同時，日本在把滿州作爲自己的原料資源地加以完全開發，并因此而強化其重工業的發展以前，牠對於美國必需保持和平的關係。從這種必需出發，日本大大的努力，想解除美國的誤解，使牠取中立或不干涉的態度，所以在一九三四年三月間有廣田與赫爾的通訊之交換，這乃是日本聯

絡美國的政策之開端。日本在美國承認蘇聯（這在日本看起來，是一反日的行動）以後，盡量向美國宣傳，說日美貿易對於兩國非常有利，而且無論在何種輸出部門，兩國間都沒有一點競爭，所以日美對的胡說，是完全沒有一點根據的。日本外務省通商局長來栖氏曾說過，『美國是與日本沒有任何經濟衝突的唯一的第一流商業國。』（1）

（1）紐約前進論壇，一九三四年三月廿七日。

日本之所以作這許多親善姿勢的原因，因為在牠發展牠的重工業并獲得牠的原料資源以前，這些姿勢都是必需的，到牠達到目的以後，那牠就能夠向美國封鎖中國市場，最低限度是滿洲市場了。日本十分知道牠自己所需要的軍需資源是缺乏的，所以企圖以傾銷或由于獲得外國的信用而取

得這些資源。但是目前想從美國獲得這種信用，其希望是殊為稀少的，所以日本究竟是進一步與英國實行貿易戰，抑或與牠締結協定或實際的同盟呢，這是牠當前所不能不選擇的兩條道路，第三條路是沒有的。若是實行與英國作貿易戰，假定日本能夠在英帝國市場以外奪取英國纖維工業製品銷路的百分之七十，但在英帝國的市場以內，是完全被排斥了，而且有喚起其他許多國家敵對的危險，這對於日本是一種重大的損失。而在英國方面，若果把日本貨物，從英國的市場完全逐出，則牠的農業殖民地必然發生極度的不滿，甚至惹起危險的反英運動，這從錫蘭島的例子可以看得清楚的。因為在錫蘭，日本貨是土人能夠買得起的最便宜的工業品，土著的工業完全沒有，當然也沒有能反對日本和支持英國的土著工業資產階級。

所以英國也不能不選擇以下的兩條道路之一：究竟在滿州問題上幫助日本，因此而承認日本貨的輸出在中國擴大呢，抑或讓日本的纖維工業品侵入南美和澳洲和容忍這種對於英國日益增大的破壞的結果呢。同時，日本若能完成中國的開發和克服困難，則英帝國主義可以根據保障英國投資的日英協定，而得參加開發中國的利益。

英帝國主義一方面遭受日本的競爭，而另一方面又受着美國的威脅，所以牠的這種政策正是表示牠的苦悶。現在要把日本看成『青年』或『小兄弟』而使其『承認自己老大哥的地位』已經是不可能的了，並且當日本完成了中國的『安定與開發』，那牠的地位一定強盛起來，這是非常明白的事情。可是同時，英國的恐怖美帝國主義的現實勢力，比起牠恐怕日本



將來的優勢還要利害。

在這種情勢之下，日英之間的交涉當然不是普通的會談，其性質是重要得多，這我們可以從倫敦的經濟新聞的以下一段話中看得出來：

「在議會內有勢力的最重要的工業家們，在他們之間流行一種意見，以為日本的競爭其力量雖大，但尚不足懼。這班工業家認為對英國殖民地以及其他落後的地方，輸出廉價的消費品是非常重要的。他們認為爲着使日本良質的商品和勞作能够供給大英帝國的這些地方（殖民地）之用，那麼日本商品的輸入，是一個必要的預備條件。

「最後，在陸海軍部之間，有一個最有力的集團，這個集團，認

爲日本是英國的自然同盟國，對於美國則採取不信任的態度，以爲無論在什麼問題上，都極難得着美國的幫助。牠認定日本是開發和安定中國的工具，牠以爲可以利用日本來輸出英國的高級商品。這樣，所以牠很傾心於承認「滿洲國」和締結類似一九二一年以前的日英同盟的日英協定。』(1)

(1) 經濟新聞，一九三四年四月四日。

在一個月以前，這同一新聞，對於日本政府應英國之邀請而承認參加日英會議，發表了以下的意見。

『關於會議的範圍，自然不能預先決定。這并非故意如此，內容是不能限定的，因爲將來的會商，對於英國的貿易以及日英的政治關係，將含

有最重要的意義。

『這個會商的政治方面大概不致於公開吧。但是會議的結果如何，是完全依靠於政治方面的。我們聽說日本政府關於通商問題有作大讓步的準備。日本政府打算在重工業品的貿易上和土木建築承包方面放棄競爭。』

但是，這一切的讓步必須由政治的代價才能支付。與這種政治代價有直接關係的，就是將近舉行的第二次海軍軍縮會議。在英國方面，無論是軍部方面抑或是實業家方面，都認為一九二一年在華盛頓廢止日英同盟，是一個重大的錯誤，所以他們努力想使英國政府利用這一次的機會，來改正這個錯誤。

現在就是在新西蘭或澳洲，也不會有反對日英兩國接近的意見。『這

次會議的結果，恐怕不止于通商條約的締結。自威爾遜以後，所謂「紳士協定」的協定，是非常流行於各國外交界之間。無疑的，在這次的會談上，這種協定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同時，那班想利用這種可能性以促進英日同盟的英國有力者，他們必將大大的努力。」

以上就是英國金融資本的代表所敘述的意見，其實，在幾個月以前，當英國產業聯合會派遣調查團到日本和滿洲，想測驗「英國工業究竟能援助滿洲的發展至何種程度」(1)時，他們已經很明白表明他們的態度了。英國之派遣經濟調查團，其意義，乃在於確實的測驗日本政府關於通商問題所能承認的讓步程度。同時，他們的任務，是在探詢日本所要求的代價——金融的和政治的——之內容。

(1) 泰晤士報，一九三四年八月十日。

這個代表團，其派遣之目的，毫無疑義的，是爲着與日本商議英國在滿州的投資以及其他種類貨物的販賣。但是，除了商議日本的外債以外，他們也許還有關於中國問題和海軍軍縮問題的祕密目的。代表團人員的名單如左：

(1) 潘比爵士 英國產業聯合會的前會長，現任倫敦銀行行長。

在很久以前，他是約克夏的大羊毛商會的主人，在一九一六年是陸軍部內羊毛供給局的指導者。他在代表團中的作用，一方面是代表現在在日本市場上占重要地位的澳洲羊毛生產的資本家，另一方面則是來考察滿洲牧業之發展和英國投資的問題。

(2) 塞利格曼 銀行家，英國商務部輸出資本問題處理委員會的委員。

(3) 洛尼克 英國產業聯合會的理事。

(4) 彼哥特 生長於東京。自一九二九年以來，他是英國鋼鐵輸出業的指導者。在渥泰華會議時，他是製鋼業的代表。

維卡斯公司與日本軍需工業的關係，這是衆所周知的事。彼哥特在出發之前，很匆忙的被派遣到德國去了一趟，約定與代表團其他的人員隨後在舊金山會合，所以當時曾有英日德波四國協定之傳說。

調查團派遣之目的，除了探測『英國工業究竟能夠援助滿洲的發展至何種程度』以外，還有其他更大的任務，這一點連英國保守黨的新聞也毫

不隱諱。每日電聞報公開的說道：

「英國的重工業者和金融資本家已經決心與日本協力以開發滿洲，同時還希望因此而得到「更大規模的協定」。」

「在英國產業聯合會的代表團之中，除了聯合會本身的兩個代表以外，還有英國金融業者和重工業的代表（鋼鐵業的代表）參加，這是值得注意的事情。」

「在過去，我們國家之所繁榮的，是因為拿我們的重工業品去供給別的國家，而使資本在該國流通以得利益。在滿洲我們現在也可以作同樣的事情。這樣一來，對於日本和我們本國都有利益。」

滿洲之急速的發展，一般的對於我國是有利益的。若是關於滿洲

的商業能够成立協定，那這一協定一定慢慢的會發展成更大的一種協定。馬古凡氏以充分的確信這樣說，英國工業家必須達到最大範圍的協定。』(1)

(1) 每日電聞，一九三四年八月卅日。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日的泰晤士報，也以同樣的精神寫道：

『在現在這個時期，各國之間的工業競爭是非極力減少不可的，所以日英之間若能達到某種協定，則無疑的會在遠東以外的地方發生很大的影響。』

晨報說得更加率直，牠認為爲擁護兩國在東洋的權利起見，必須復活英日同盟。『人們常常過於誇張英國貿易從日本方面所受到的威脅，而忘



記日本對於我國在遠東方面的權利有重要的意義。經濟調查團之派遣，其目的乃爲調和兩國政治經濟的利益和增進日英的友誼。』(1)

(1) 晨報，一九三四年八月十日。

凡英國的新聞紙，大多數都是對於日本在滿洲所幹的事情加以美化的記載，如日本把滿洲從馬賊之手解放出來，日本建立了正義與秩序，因爲日本的援助滿洲才開始安定，資本的輸入和商業才臻安全等等讚美之辭。

自然，日本的新聞紙從日本的立場，對於這一調查團大加歡迎，認爲英日的接近可以使日英在滿洲共同投資，而使日英間的友誼關係更加親密。(1)

(1) 朝日新聞，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

因此，最近兩年之間，雖然一般對於日本的競爭感覺不滿，雖然蘭開夏的工場已經停止出烟，紡織機已經停止運轉，但英國統治的資產階級，依然公開討論與日本共同在滿洲投資的問題，甚至討論到接受供日本大陸發展之用的日本公債的條件。

英國人若給日本以財政的援助和政治的支持，那他們所要求於日本人的代價，是棉織品和人造絲的貿易範圍之劃定，以及在英帝國以內和在別的地方對日本商業的活動加以限制。因此，交涉的結果，由於英國金融資本家向中國輸入重工業品，雖然還有幾分自由活動的範圍，但無疑的蘭開夏的利益，一定也要加以顧到。

最近英國保守黨的報紙對於『日本的威脅』，盡力加以過低的評量。

在經濟新聞和泰晤士上就是常常記載這一類的意見，說日本固然是危害蘭開夏的敵人，然而日本也買了牠在英國市場所賣却的那樣多的貨物。而且若從英帝國全體說來，日本從英帝國所買的東西，比牠向英帝國所賣的要多得多。但是，雖然現在的情形是這樣的，然從一般的狀態說來，却可以看出正相反的傾向。英國與日本之間的貿易，英國方面的出超額在最近二三年之間很有趨于消滅之勢，可是一般人并不注意這件事情。在一九二四年英國的出超額爲三億九千八百萬圓，然而一九二九年則減少爲二億七千八百萬圓，在一九三三年則僅僅爲一億一千五百萬圓。（參看下表）

所以在對日英兩國的外交政策下一個判斷以前，首先必須熟悉日英間的貿易之根本傾向。

## 二 日英的貿易狀態

在十年以前，日本是英國的最重要的市場，日本從英國購入大量的羊毛製品及種種機械，但對於英國僅只賣出稍許的商品。可是在現在，英貨之輸入日本者，大大的減少，而貿易的收支反成了日本方面的出超。

日本對英貿易狀況（百萬圓） ▲表示出超

輸出	六一	六三	八八
輸入	三一三	一五三	八三
差額	二五二	九〇	▲五

世界市場上英日之對立

英國商品之輸入日本，早在世界恐慌以前（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九年）就已急劇的減少，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一九二四年，日本從英國所買的貨物五倍於牠賣給於英國的，可是在一九三三年，賣的東西反比買的要多一些。從日本的立場看起來，英國在日本總輸入額的比例，一九二四年為百分之一二·七，一九二九年為百分之六·九，而在一九三三年僅只百分之五·五了。這樣，英國在日本輸入中的地位，從一九二四年的第三位跌落到一九三三年的第六位。若把日本的輸入統計注意研究，則我們可以明瞭，日本因為本國工業不僅能供給消費品，而且機械類也有自給的能力，所以自然原料品的輸入增大，而英國工業品的輸入則減少了。因此日本漸成了英帝國殖民地（主要是澳洲，印度，海峽殖民地）的原料輸出市場。

日本機械的輸入（百萬圓）

一九二六年	九〇
一九二八年	九二
一九三〇年	四九
一九三二年	五九
一九三三年	七一

在以上的表內，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的輸入之增大，主要是由於軍需品輸入的增大，但是我們若注意到日本圓價跌落到百分之六十，則可以說一九二八年以後輸入量之實際的減少，比上表所表示的還要急劇得多。

輸入日本的機械價格，可以分成以下數項（單位百萬圓）：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三年

蒸氣機關，內燃機關，發動機，電機馬達等 三·一 一·一

縫紉機械，金屬器具和製材機 三·九 三·一

紡績機械 六·三 七·九

關於蒸氣機關這一類的機械，日本本來是英國的主要顧客，可是其輸入却逐漸表示減少的傾向。一九二九年以前，英國蒸氣機關之輸入日本，比輸入任何其他國家要多，可是從一九二九年以後，却比輸入印度和蘇聯的要少了。關於內燃機關，牠的需要固然增大，可是從英國輸入的不僅不及從美國輸入的之多，而且也不及德國的。關於金屬器具及製材機，英國占第三位。關於紡績機械，英國雖然對於日本與對於其他的國家都具有支

配的意義，但是若拿日本與印度或歐洲比較起來，那日本所需要的要比牠們少得很多。

一九三三年度英國紡績機械的輸出（單位千磅）

印度 一，六八八

歐洲 一，八〇〇

日本 一七五

日本從各國所輸入的機械類（發動機，變壓器除外）可以分成以次的順序（單位百萬日圓）：

輸入國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美國 三八 一七 二二



英國	三三	一二	一一
德國	二〇	九	一六
法國	四	四	三
瑞士	三	二	二
瑞典	二	一	四
其他國家	一一	一一	一一
合計	一一三	五六	七〇

從上表我們可以知道，在機械方面，日本并不是英國的重要市場，除了煤以外，英國並沒有別的可賣的原料品，而煤的銷路在日本的希望也不見得怎樣的大。與英國相反，美國賣給日本的棉花卻比恐慌以前還要多得

多，而德國因為日本不斷需要化學工業品，鐵，發動機，變壓器等機械，所以牠對日本的輸出也非常增大。在一九三三年，僅僅美國，德國，和澳洲是日本的入超國。其入超額美國為一億二千八百萬日圓，德國為八千三百萬圓，澳洲則為一億五千三百萬圓。這樣，日本工業的發展，使英國的對日輸出減少，而且增大了在世界市場上與英國競爭的力量。而英帝國的殖民地，特別是澳洲，印度，和海峽殖民地，最近比以前更加顯著的成了日本的主要原料供給國。

我們且把最近五六年之間，日本輸入的各主要項目看一看，可以知道英國在其中佔的比例，已經很顯著的減少了。唯一的例外就是羊毛製品，而這件貨物之需要總額，還是減少的。

英國對日各種商品之輸出額（百萬日圓）

	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鐵，鋼鐵（生鐵軌條除外）	總數三三・一 % 二六・八	總數三三・七 % 一八・一	總數七・七 % 三・五	總數二三・二 % 一六・五
機械類及機械零件	總數二五・一 % 二九・六	總數三三・一 % 二九・一	總數二・六 % 三三・九	總數三・四 % 三六・〇
毛織物	總數二四・八 % 七七・六	總數一五・〇 % 七五・四	總數七・八 % 七六・九	總數八・五 % 一八・〇
苛性曹達，加祿休姆曹達	總數五・五 % 四二・三	總數三・七 % 三三・三	總數二・三 % 二九・一	總數三・〇 % 三三・九
梳毛織	總數六・一 % 一九・〇	總數三・三 % 一六・〇	總數二・二 % 一八・二	總數三・一 % 三三・六

磅安

總數三〇八      總數一七六      總數二二七      總數三〇三

% 三五・三      % 三三・七      % 三三・九      % 二二・三

紡棉機，織機

總數五・六      總數六・三      總數二・二      總數一・〇

% 六・五      % 七・六      % 二・五      % 七・八

印刷用紙

總數二・三      總數一・六      總數〇・八      總數〇・七

% 四二・二      % 四六・八      % 一五・七      % 一五・五

英國毛織物對日輸出之激減，其原因是因為日本國內毛織業的發達。

在這裏我們不能不加以注意的，就是日本纖維工業中的這一新參加部門的輸出——固然比起棉織物和人造絲稍有遜色——在一九三二年為四百五十萬圓，而於一九三三年則增加到一千二百萬圓。日本的毛織業的生產能力，現在有紡機八十萬錠，織機二萬一千臺，佔世界第五位。這樣，在不

遠的將來，日本毛織物的輸出，一定會影響到占英國全輸出百分之九的英國毛織品的輸出。所以英國工業家已經開始打起警鐘，告知日本競爭的危險。

### 三 日本的對英輸出

日本在英國商品販賣市場上的意義，現在已逐漸減少了，但日本商品之向英國輸入，反大大地增加起來，英國已經佔着日本商品的主要消費國中之第六位或第七位。在一九三二年以前，在英國市場出現的商品，不過是些棉織品，編物類，鉛筆，電球以及其他類似的貨物，雖然當時的新聞紙對於日本商品每多過甚其辭的記載，但其數量在實際上是非常少的。

本商品之威脅，并不在英國本國的市場，而在英帝國的東方殖民地。最近二年之間，這種威脅甚至到了南美和澳洲。不過，日本商品之輸入到這方面的，其數額還不很大。

綿織品是世界市場上日英角逐的主要貨物，這是周知的事，關於這種角逐，以下我們再稍微詳細的來講。但是，天然絲和人造絲的貨物，僅只占日本輸出總額的百分之七，而綿織品則占百分之二一，若把一切棉業製品合計起來，則占百分之二四·五，這是不可不加注意的事情。

生絲雖然還不失為日本輸出的重要貨物，然而英國對於生絲的需要很少，在日英通商關係上其意義殊不足道，因為照例總是十分之九是銷在美國，而其餘的一分才銷到英，法，意以及其他歐洲諸國。

陶磁器、金屬物，電球，玩具，鉤，鉛筆，肥皂，電氣器具以及腳踏車等雖不及生絲和棉紗的輸出量之大，但是也可以算作日本第二流的輸出品。這一切商品，是大量輸出的日用品。關於重工業製品，除了從外國運到日本而再輸出的貨物以外，至于日本本國的製品之輸出是完全不足道的。可以算作『金屬製品』的品目之中的，主要是釘，鐵絲，針等類貨物，包含在『車屬』品目之內的，僅僅是腳踏車。陶磁器比金屬品輸出得多，而玩具也比電球多。以下我們從一九三四年四月廿七日的泰晤士報引證一段文章，該段記載日貨在錫蘭島的銷售情形的。這也許可以使讀者對於日本競爭的程度得着某種概念。

「一九三一年輸入英國的日本洋傘，不過占洋傘全輸入額的百分

之一六，可是現在，四人之中就有三個人打着日本的洋傘。十人之中有九個人是用日本製的道具。凡有絲手帕的人，十個之中就有十個用日本貨。大概有一半兒童以上是玩日本製的玩具，并用日本製的茶杯吃茶。說到吃啤酒的杯子，五個杯子之中總有一個是日本製的。在錫蘭全島，三分之二以上的廚房，是用日本製的鍋來煮飯燒菜的。從歐洲來的主要輸入品一覽表之中，還能維持舊的地位的，就只是靴鞋一項，因為這一類貨物，在一九三一年以後，日本的輸入，從百分之二五減低到百分之一六·七。日本靴鞋的輸入之減少，并不是因為是英國貨起而代之，而是由于工資低廉而勞動時間又長的中歐各國貨品之增加。



以上記事的記者又寫道，若是一個人拿着相當於英國十五先令（合日圓七圓五十錢）的現金，跑到哥倫波的土人市場去，那他可以拿那些錢買到許多許多的商品——即面巾十條，鉛筆百枝，絲襪衫十二件，手帕十二條，自來水筆一枝，遮陽帽一頂。此外他又寫道，如果不買這些貨物，那麼他可以拿那些錢買得到一臺腳踏車。

只要日本像現在這樣，對於遠東所急需的重工業品，冶金機械，造機械用的機械，作業機，織物機，以及其他重要物品不能大量地生產，那日本還依然不是英國金融資本的敵人。日本是電氣器具的生產者和輸出者。而電氣器具在日本所演過的作用，將來一定要在中國的工業生產中重演。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日本農民和勞動者家庭中，使用電力和小型電

氣馬達的是非常之多；日本的家庭工業，以及由舊的師傅和徒弟助手所構成的日本小手工業，乃是氾濫全遠東市場，幾乎令人不可想像的廉價商品之生產者。日本人雖然有不久就將成爲生產工具的輸出者的希望，（1）可是英國在這一方面是不怕日本的。

（1）前商工大臣松本承治氏曾經說過，「製鐵工業非常發達，成了世界經濟的主要商品。日本工業在輸出品目之中，不僅是輸出一些給購買力低的國家之消費品，而且正努力想增加重工業品的輸出。」（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念六日孟徹斯特導報上所引用的一篇日本新聞上的論文。）

在與日本貿易的關係上，英帝國各部份的利害是對立的，這對於英國是非常複雜的問題。例如在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的時候，澳洲把日本看

成是『白人澳洲』的威脅，因此反對日英同盟的繼續，而贊成加拿大和北美合衆國方面的意見；可是現在，澳洲則把日本看成牠的羊毛和小麥的最大市場，所以牠覺得日本在滿洲得勢以後，則其過剩人口的問題已經解決，因此對於澳洲也沒有什麼威脅了。

#### 四 日本與英帝國的貿易關係

在一九三三年日本輸出的傾銷已經達到了頂點，按照日圓計算，其輸出數目增加百分之五十，可是英國對日本的貿易，就在一九三三年，也還能維持有利的貿易收支，其出超爲一億二千萬圓。（按照第二節的日本對英貿易狀況表，在一九三三年，日英貿易收支是日本出超，而此處是說全

英國領土——譯者——但是這種出超是不斷減少的，遠在世界恐慌和圓價跌落以前，在英日貿易關係之中，已經表示了一種兩國地位逆轉的傾向。

把英帝國與日本有貿易關係的一切部份計算起來（香港除外），那日本對英帝國的貿易收支，在一九二四年是入超五億八千八百萬圓以上，可是一九三三年則僅只有一億二千萬圓了。最近十年之間，因為輸出到日本的貨物之減少，主要受到打擊的是英帝國本國。其次受到打擊的是印度，因為棉價暴落，日本購入美棉的數量日益增加，而日本購入印度生鐵的數量則減少了。

以下所列的表是表示日本與英國各部份的貿易關係，表中兩個合計額中之一，是包含埃及而除去香港，另一則除去埃及而包含香港。在計算日

本與英帝國的貿易上，普通都是採取除去埃及的第二種辦法，但埃及的外國貿易是由英國所支配的，所以在這個場合，把埃及包含進去是十分合理的事。至於日本輸出到香港的貨物十分之八，不過是經過該地而已，所以這個時候不把日本與香港的貿易計算在內。此外還須注意的，就是表中雖然包括亞丁，但是亞丁也不過是阿拉伯與英領非洲的貿易的經過地。爲着便於理解和比較，以下還把日本與其他重要市場的貿易的數字掲載出來。

日本對英帝國貿易（百萬圓）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七至三九年平均
輸出	六〇・〇	六三・〇	八七・〇	六〇・一
輸入	三三・七	一五・〇	二五・五	三三・五

英國本國

英領印度	一三九·三	三八七·七	一九九·〇	二八八·一	二〇五·一	二〇七·七	一五〇·二	二二二·四
海峽殖民地	二二·七	三三·二	二七·九	四·六	四六·一	三八·七	二六·二	三九
英領波利奧(1)	—	—	—	—	〇·一	五·七	—	—
加拿大	一五·四	四〇·〇	二七·〇	六八·七	六·五	四六·九	三三·四	五四·五
埃及	二七·〇	一七·〇	三三·三	—	五五·六	二六·四	—	—
南非	五·七	〇·九	三三·一	一·四	二六·七	四·三	二九·九	一·三
東非(2)	—	—	三三·一	二·四	三三·一	四·五	—	—
澳洲	四一·九	二九·九	四〇·〇	二二·六	五二·四	二〇四·五	三六·三	一六·七
新西蘭	二·九	〇·一	四〇·〇	三·二	六·四	二·四	三·一	〇·四
亞丁(3)	—	—	—	—	七·一	—	—	—

世界市場上英日之對立

世界市場上英日之對立

四二

合計	330.0	910.0	433.0	700.0	56.0	63.0	—	—
香港	—	—	6.6	0.6	3.4	2.0	5.2	0.8
除去埃及而包括 香港的合計額	—	—	45.0	69.0	44.0	66.0	5.6	56.0

一九三三年日本與英帝國以外的重要市場的貿易（百萬圓）

	輸出	輸入	輸出超過	輸入超過
美國	452	610	—	158
滿洲	305	166	139	—
南洋羣島(4)	249	236	13	—
中國	131	255	124	—

德國	三	九五	一	五
法國	三	三	六	一

(1) 波里奧在一九三三年以前沒有包含進去。

(2) 一九二四年的貿易統計內並沒有載上。因為當時日本的貿易非常有限。

(3) 亞丁在一九三三年以前沒有包含進去。

(4) 輸出方面，主要是到荷領東印度，輸入則從海峽殖民地及荷領東印度。

從上表看來，日本與英帝國的貿易是減少了，然而與此相反，日本對美國的貿易在一九二四年固然是日本方面的出超，可是現在已經變成入超了，其數額達一億二千八百萬圓。這主要是因為日本對美生絲的輸出之減少，以及日本購入的美棉之增加。在一九二四年日本從美國方面的輸入，



只占其總輸入的百分之二七·三，可是在一九三二年，雖然從美國方面機械類和小麥的輸入減少了，然而其百分比卻增加到百分之三二了。最近十年之間的日英貿易是這樣顯著的減少，而英美兩國與日本的貿易又有均等的傾向，所以雖然日英貿易收支尚未變成日本的出超，可是英國金融資本家已經失掉那種以為可以改變日本纖維工業的『威脅』，并使日英貿易有利於英國的信心了。『關於我國與日本的貿易，我們不當就個別的貨物去看，而不可不研究其總的結果。事實上，英國與日本現在還有大宗的貿易，而在一九三三年英帝國的出超額還達到一千二百萬磅。』這種議論，是完全忽略了以下的事實。若是綿布，衛生衣類，人造絲，毛織物，電球，陶器等日本商品的輸出以同樣的速度繼續發展下去，那英國的出超額

在近一二年以內，將隨着大部份纖維工業品的輸出之喪失而一道喪失。

日本商品之向英國的輸出，比起牠向美國的輸出重大一些。而日本從英國方面的輸入貨物，也稍微比從美國輸入的要多。但是，美國之向日本的輸出，比起英國本國之向日本的輸出要大得多。因此，貿易收支之對於美國比對於英國要有利一些。現在日本對美貿易的入超，是由于生絲價格暴落之故。美國的生絲需要，從一九二九年的六億五千五百萬圓降到三億○四百萬圓以下。而且此後的情勢雖然有幾分轉好，然而生絲的價格和美國的需要依然非常低下，在另一方面，日本購入美棉的數量反增加了。現在因為日印協定的成立，日本將來可以減少美棉的購入。因此，我們下面且來考察日本與英帝國的主要部分之相互貿易的關係。

## 五 英帝國的主要部分與日本的貿易關係

### (1) 澳洲與日本

澳洲對日的輸出在其輸出總額中所占的比例，從一九一二至一三三年的百分之一·八增至現在的百分之一·七。同樣，澳洲從日本方面的輸入在其輸入總額中所占的比例，從世界大戰前的百分之一·三增至現在的百分之六·三了。

一九三二至三三年的澳洲對日輸出額，在其總輸出額九千七百九十五萬磅中，占一千一百五十萬磅。澳洲現在不僅供給大部份羊毛而且供給小麥給日本。澳洲一個資產階級評論家曾經表示過這樣的意見，認為當日本

現在與一些出產原料和食料品的國家關係不大好的時候，日本是可以大量收買澳洲輸出品的善隣，而澳洲與這種善隣的貿易，不得不以牠與英國本國的貿易來供犧牲。(1) 日本羊毛工業的發展，使日本所消費的毛織物輸入，減少到一九二八年的三分之一，使毛線的輸入減少到以前的二分之一，同時又給日本在世界市場上有與英國競爭的力量，並且使澳洲羊毛的輸入，從一九二九年的九千九百萬圓，增至一億四千七百萬圓。如果按重量計算，則從一九二九至三〇年的八千三百萬磅增至一億九千七百萬磅。這樣，從金額說，日本消費澳洲羊毛的百分之一一·九，從重量說則爲百分之二三·二。而英國本國羊毛輸入則保存舊態，依然是百分之二九。

(1) 圓桌雜誌，晨報，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世界市場上英日之對立

英國人認爲日本人在澳洲買的羊毛愈多，那英國市場將被日本人占領，而英國所能買得的羊毛也愈少。但是，這不是可以使澳洲人信服的議論。因爲日本無論在什麼時候，都可以從阿根廷和南非買進牠所必需的羊毛，於是在這種場合，澳洲從英國方面得不到任何代價而把日本市場失掉了，而且對英國本國的輸出，也有年年減少的樣子。不錯，現在日本生產的種種商品所必須的麥利諾斯種的羊毛，在阿根廷和南非都沒有，這是事實。可是，日本很容易的利用他種羊毛而生產其他種類的毛織物，這也是毫無可疑的事實。

至於小麥，日本也可以很容易的從美國買到。在數年以前，日本本來是從美國購進小麥的。此外，阿根廷對於日本的纖維工業製品是比澳洲

還更大的市場，日本也可以從此地買進牠所需要的小麥。尤其是還有一件不能不注意的事，日本之從澳洲買進小麥，從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之間，從三百萬斛增加到一千八百萬斛，可是，這一數額在澳洲小麥輸出總額中的比例，僅僅只占百分之一五，而英國從澳洲所購入的小麥，則爲百分之四二·六。

日本商品之惹起澳洲製造業者不滿的，大概都是吊襪帶，背帶一類細小的日用品，如果不看重這些貨物，那大體的講起來，日本商品競爭的對手，不是澳洲的商品，而是英國的商品。

只要澳洲能够維持對日貿易的出超，那牠就不能仿英國的例，對日本貨採取比例制。但是，澳洲如果能够讓日本的纖維工業以及其他的製造品

更多的輸入，同時也能從日本得到繼續購買澳洲羊毛和小麥的保障，那牠與日本之間，就可以締結類似日印協定的協定，澳洲現在利用存在日英之間的對立，想把英國農業經營者所要加於澳洲農產輸入品限制的企圖打消。君斯蘭的首相史密斯最近在倫敦發表了如下的聲明：「若是我們從英國本國的市場被驅逐出去那我們就不能安閒，而必須尋找其他的市場。」

(1) 同時，我們在新南威爾斯銀行所發的通知單中，可以發見以下的見解，即那個通知單曾經說明澳洲有很大的確信，認為能夠保持日本這個廣大的市場以消售澳洲的羊毛和小麥，該通知單并指出在一九三二至三三年之間，日本運到澳洲的貨物之中，有一半以上不是與澳洲工業品競爭的，而其中三分之二反是與英國貨物競爭的，該通知單又繼續說道：「在現在

的事情之下，澳洲貿易政策的正確立場將與過去不同，對於東洋貿易不能不給以某種特權，這一個結論很難有什麼反對之餘地。……若澳洲對於日本商品的販賣不與以好的條件，而妄想取得澳洲商品輸入日本的有利的條件，那實在是糊塗之至。』

澳洲是原料出產地，伴着日本工業的發展而與日本結成親密的通商關係，在這一點上，澳洲與英國是大異其趣的。對於英國，日本的工業化即表示日本從英貨的消費者變成英貨的競爭者了。『日本的工業化，將是世界市場上不滿的原因。但是，同時那又是原料需要之增加的原因，并且要引起財富的增加。』(2)

(1) 晨報，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



(2)同上

日本工業發展的結果，使日本毛織物在世界市場上，開始與英國貨物作有力的競爭，因此澳洲羊毛之向英國輸出逐漸減少，而日本市場對於澳洲羊毛的意義乃不斷的增大了。若這種情勢延長下去，英澳之間的連繫將有削弱的危險。在澳洲，這件事用不着說是很爲一般人士所了解的。

『日本工業化的結果，使英國的棉織物處于重大的難局，而日本高級毛織物的輸出之增加，也使英國的毛織物工業碰到重大的阻礙。這個工業部門的繁榮，將決定英國在澳洲所購入的羊毛量，可是這個工業因日本的發展而開始衰頹，因此對於澳洲羊毛的需要激起了一個大的變動，於是形勢嚴重了。而英國想限制澳洲食料品輸入的傾向，更加惹起許多困難。』

以上的通知單還不大了解，因為日本的工業化，對米的需要將減少而對麵包的需要則將增加，其結果澳洲小麥又有了廣大銷路的可能。因為日本輸出到荷領東印度諸島的貨物之增加，以及海上交通之發達，日本是澳洲羊毛和小麥之最便利的市場。南美差不多也變成了羊毛供給地，正是這個危險使澳洲對日貨開放門戶，或者即使現在不開放，將來這個問題必然會迫臨到澳洲來。並且在最近的將來，日本可以從滿洲買進羊毛，由於這事，澳洲一定會感覺極大的威脅。

但是，澳洲縱想對於日本商品加以什麼禁止的限制，由於情勢的關係，也許不致實現吧。而在日本方面，則盡量向澳洲資產階級描寫日澳親善的相互關係之美景，想藉此說服他們。廣田外相的聲明即其一例，在這

聲明中說道：『日本因爲與荷領印度諸島的關係之愈趨緊密，所以特別想加深與澳洲的友誼關係。』

對於這一聲明，來薩姆(J.G. Latham 澳洲外交部長兼檢事長)向廣田保證，最近英國所發表的聲明，在東洋的關係上并不能束縛澳洲。

(2) 加拿大與日本

日本與加拿大之間的通商關係，與日澳之間所存在的關係，恰成一個很好的對照，且說明這兩個自治領對於『日本的威脅』的關係之不同。澳洲現在與日本相處得很好，而加拿大則與美國非常親密。加拿大曾經是日本的主要的小麥供給者，可是現在在這方面反不及澳洲了，加拿大多年來是對日木材的主要輸出者，可是現在却讓位於美國及其他競爭者了。

固然，加拿大現在還是木材輸出國，但是牠的輸出數量在一九二九年就金額計算已減少百分之二三，而且數量上，又被美國超過。關於亞鉛，加拿大與澳洲都是主要的供給者。運到日本的汽車及零件的貿易，加拿大也遜美國一籌。

加拿大的對日輸出品（百萬日圓）

品目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三年
小麥		三五・二	一〇・一
鉛		八・一	五・五
亞鉛		三・五	三・九
木材		五・一	七・六

世界市場上英日之對立

木材紙漿

四·六

六·〇

印刷用紙

二·九

汽車零件

一·三

自從一九三三年加拿大對於日本貨加以限制以來，加拿大與日本貿易就成了加拿大的出超了。在對日的關係上，加拿大的政策是想使牠自己成爲完成品的生產者和輸出者。可是日本商品在加拿大市場內比起加拿大的商品還要占優勢，所以加拿大大貨物之輸入於日本的逐漸減少，於是加拿大的一般輿論就成爲反日的了。使加拿大的資產階級神經不寧的，就是日貨的競爭，如非常重要的商品橡皮鞋就是一例，本來加拿大的橡皮鞋是銷行於英帝國以及其他市場的，本是日本商品的先驅者，而日本使用攪亂市

場的手段，攫奪加拿大與英國諸殖民地的通商關係』（晨報，一九三四年五月五日）。這個報紙的駐渥泰華的通訊員這樣寫道：『爲着抵制滙兌低落國家的活動，英帝國全體所應共同從事的，就是把美國也引入合作之國際運動的原則。』雖然加拿大對於日本商品之輸入英國的殖民地，有實施輸入比例制之主張，而日本方面，却不能不盡力使牠的棉製品輸入加拿大。澳洲是傾向於日本的，而加拿大則充滿了反日的情緒，這使英國在未來的海軍軍縮會議的立場異常的困難。

(3) 南非和日本

南非因爲對於日本棉織品的輸入，已實行限制，所以在一九三三年日本貨物的輸入，從前年的三千六百萬碼減少到二千六百萬碼，反之，從英

國來的棉織品則激增。南非大概也同加拿大一樣，對於日本商品的輸入之實施比例制，是仿效英國的前例。日本使南非傾向於牠的唯一方法，就是增大在南非的羊毛購買，這雖有損於澳洲，然而日本與澳洲的自由貿易，必須比現在還更大的自由貿易，對於日本才是更重要的。

因此我們所必須考察的就是一切的『保護領土』。在這些英國的『保護領土』之中，既有相當數量的貨物，輸出到日本，又從日本方面輸入一些貨物的，就只有印度和海峽殖民地兩個地方。

(4) 印度與日本

在經濟恐慌以前，印度從日本買的東西，遠不及牠賣給日本的東西之多，因為印度的棉花和鐵都是大量運到日本的。可是，從一九三一年以

來，因美棉價格的下落，而購買良質的美棉對於日本又極爲有利，所以日印之間的貿易收支與以前正相反對了。美棉價格之下落比起印度棉的下落更甚，所以日本棉織品之輸入印度，在一九三二年比起一九二九年，是大大地增加了。而日本對於印度鐵的輸入，又加以相當的限制，於是日印之間的貿易收支，更有利於日本了。印度鐵之輸入日本，從一九二九年的一千六百九十萬圓減少到一九三二年的五百八十萬圓，從重量說，則從四十一萬一千公噸減少到十六萬七千公噸。因之從關東州和滿洲輸入到日本的鐵，在這一期間由十四萬四千公噸增加到四十二萬八千公噸。日本棉布之輸入印度，固然占日印通商關係中的重要地位，可是棉布還不到日本輸入印度的貨物總數之半。其他一半是由許多商品構成的，其中包含人造絲，



衛生衣等貨物。在一九三二年，日本棉布之輸入印度，從金額來說，占日本貨總輸入額一億九千二百萬日圓之中的九千五百萬圓。在一九三二年，金屬物，陶磁器，肥皂，油等許多商品的關稅被提高了。

根據今年一月在希姆拉所締結的協定，日本買進一千五百萬包的印棉，而以印度許可日本輸入四億碼的棉布為條件。

(5) 海峽殖民地與日本

日本從海峽殖民地輸入橡皮，鐵鑛，錫等物，可是輸出到這些地方的棉織物總額，却超過以上三種原料品的輸入總額。這不是因為日本限制這些原料資源的輸入，而是因為日本棉織品輸出之不斷地增大。

關於印度和海峽殖民地與日本之間的貿易關係，在下一節論日英棉

品的競爭時再詳細考察之。

(6) 埃及與日本

日本向來很少從埃及購入很多的棉花，這因為日本細紗棉布的生產比較少的原故。一九二二年以來，日本每年購入約百萬磅的埃及棉。就是在棉價最高的時候，日本從埃及購入的棉花，總額不出八萬英鎊至十萬英鎊，而日本商品之輸到埃及的則在一九二二年，總額為五十萬英鎊，而一九三三年且達到三百萬鎊。

非但如此，埃及乃是日本商品到近東市場的集中地，日本商品之輸到近東各地，大多數都是先集合在埃及，然後分散到各地。

## 六 日英在棉布貿易中的競爭

以上我們已經就英日之間的一般通商關係加以敘述。不錯，要斷定英日兩國政策的將來動向，這些事實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英國能夠禁止日本商品之輸入英帝國市場，那麼，英國所能給於日本貿易的打擊程度將怎樣呢？如果日本商品之輸入英國市場的大部份都是棉布，那英國貨品所受到的日本的威脅程度又是怎樣呢？爲決定這些問題，我們不能不再來詳細考察，在英帝國市場的內外，兩國棉織品貿易的實情，究竟日本棉布之輸出，對於日英間的貿易戰給了一種什麼影響；而英帝國市場與世界其他市場比較起來，對於日本棉織品又有什麼意義呢？若是英國政府能夠在

英帝國任何部份把日本商品驅逐出去，或者如一九三四年五月商務大臣希曼在下院所聲明的，在英國的各殖民地內，對日本商品實施一種輸入比例制，那麼，其現實的結果又爲如何呢？現在對於英帝國主義有重大意義的棉織品貿易，究竟在那一點上能與日本有共同分割世界市場的妥協可能呢？以上這些問題，都是我們不能不首先加以考察的。然後我們再來研究日英對外政策的動向。最後才來判斷日英的貿易戰與日英的妥協，究竟是那一方面的可能比較大一些。

日英兩國，占世界棉織品貿易總數的四分之三，占其總價值的三分之二，從這一點看起來，我們可以說日英兩國實際上已經分割了全世界棉織品的市場。次於這兩國的最大棉織物輸出者爲美國和法國，而其中美國的

輸出不過只三億碼而已（英日各二十億碼）。

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以前，英國差不多亘半世紀之久爲世界最大的棉織品輸出國，可是此後却被日本追過了。一九三三年度的棉布輸出量，英國爲二十億三千一百萬碼，而日本爲二十億九千萬碼。但是從金額來說，英國的輸出，還差不多有日本輸出的兩倍，一九三三年，日本是二千三百萬英鎊，而英國則爲四千萬鎊。這是因爲英國的棉布平均起來都比日本的要精美一些。一九三三年棉織品的世界總輸出，從上年的八十億碼減少到五十億碼，可是日本的輸出從一九二九年的十七億九千萬碼，增至一九三三年的二十億九千萬碼。在這同一期間，英國則從三十六億七千二百萬碼，減少到二十億〇一百萬碼。從這一點看起來，我們可以知道日本得到英國

所失去的大約三分之一。但是，歐洲大陸諸國及美國的外國貿易，從一九二九年以來，比起英國的還要減少。英國的棉織品的輸出，在一九二九年已經只有戰前的數量的二分之一，比起一九二四年則減少百分之一七，隨後因為世界經濟恐慌與日本競爭的影響，更加激劇的減少，於是使孟徹斯特的棉織業資本家不能不放棄他們傳統的自由主義而陷於絕境。這樣，孟徹斯特的棉織資本家所要求的，一方面是想維持過去莫大的貿易所剩下來的東西，另外則企圖使政府實施保護關稅和限制日貨的比例制。

因此，雖然一九三四年一月在希姆拉所締結的日印通商協定，一直維持到現在，然在英國殖民地內，還有實施輸入限制之比例制的傾向。在一九三四年四月，日英兩國棉織業的代表互數月之久，在倫敦會商，英國方

面的提案，是想與日本締結包含英帝國內外市場的協定，但爲日本所拒絕，因此而至會議決裂。所以這時英國商務大臣希曼在下院宣言要實施限制輸入的比例制。

希姆拉協定，事實上是給日本的輸入以很大的打擊，雖然如此，縱令輸入比例制在其他英領殖民地以內實施起來，然對於蘭開夏的援助抑或對於日本輸入的限制，都沒有多大效果，這是很容易明白的事情。因爲能夠實行這些限制的地方，主要的只是一些對於日本沒有多大意義的小市場。而印度是棉織品的主要市場，雖然希姆拉協定在一九三二年限制日本輸出的百分之六二，然而這種比例限制法若應用於其他英國殖民地的市場，必然會碰着不少的障礙。關於自治領，究竟牠們是否仿照英國本國的例，而

實行對日本商品的輸入加以限制呢，這完全由牠們自己來決定的。英國的殖民地是由東菲，西菲，蘇丹，海峽殖民地，香港，錫蘭，西印度，英領加那，英領洪都拉斯，克希洛斯以及福奇島所構成的。

其中最重要的地方爲東菲，西菲，蘇丹及海峽殖民地。從以下的表，我們可以窺知這些地方各自的價值。

東菲是最大的市場，但現在已經被日本商品所侵入，而英國因爲受保障東菲輸入自由的條約所限制，不能把日本貨從這些地方驅逐出去。日本輸出到全英國殖民地（印度在外）的貨品百分之三十是到東菲的。

關於西菲，在一九三三年五月發出豫告，廢止與日本的通商條約，其所定的一年期間已經過了，所以這個地方能够實施比例制。但是這個地方



實行限制的比例制，不能不單獨的宣佈，這并非直接服從希曼的命令。西非本來不是日本纖維工業的廣大市場，日本貨在一九三二年才開始輸入，而牠對於英國現在還保持第三等棉織品市場的意義。因此，這個地方還沒有因受日本的競爭而擾亂，而英國也想把這個市場與南美市場一齊維持下去。可是今日的輸入比例限制，只能維持英國貿易而不能增加牠。

在蘇丹比例制是不能實行的。這因為蘇丹是埃及領土的一部份，埃及的通商條約，規定對任何國家都不能在蘇丹實行比例制。自然，英國若施以壓力，則埃及政府，并不是不能實行限制輸入的比例制。可是，埃及與蘇丹并沒服從一九三四年五月商務大臣希曼所宣佈的英國政府的命令。因為埃及及其他國家之間有種種條約的存在，故問題並非簡單。

在香港也不能實施比例制。因為香港是貨物集散的中心地（此地輸入商品的百分之八十是要再輸出的），若實施比例制，則必使廣東成爲貨物的集散地。因此我們可以把香港看成中國市場的一部，也可以看作輸出到法領安南，暹羅，和南洋諸島去的貨物的集散港。

英國輸入到新加坡的棉布的三分之一，與日本的輸出棉布的百分之八十都是從此地再輸出到暹羅和荷領印度的。因此若是實施比例制，則這些到新加坡的商品必然絕跡。

上面所舉的英國的殖民地之中，還有一些重要的殖民地，可是其中值得講的就只有西印度與錫蘭島。其他的地方在棉織品的世界貿易上是完全不足數的。在錫蘭實施比例制也是非常困難，因為錫蘭的椰子實和黑鉛需

要在日本銷售。西印度到現在還與日本的競爭毫無關係。

以下的表，是表示在英國殖民地，自治領，英帝國其他部份，以及在世界其他部份的英日棉織品的輸出狀況。一九三三年的數字是把蘇丹不計算在內的，在一切其他的市場上，輸出數量都是減少的。在日本的輸出統計中，運到非洲各地的輸出不作詳細的劃分，僅僅分作（1）南非，（2）埃及，（3）其他非洲市場等三部份。此外，向亞丁的輸出，可以個別處理，這本來是向蘇丹，非洲以及一部份向阿拉伯海岸地方的輸出。這些數字并不包含在表內，因為牠們不占重要的地位。由這些情形來看，要想充分正確的來斷定英領非洲內，日英競爭的狀態是不可能的，但由這些數字來下一個大體的判斷是完全可以的。一九二七至三一年的輸入平均數，僅只在

錫蘭，海峽殖民地和東菲等項下載明，這個平均數正成爲實施比例制之基礎。關於西菲，那時日本的輸出幾乎完全不存在，而在西印度，就是在今日，日本也是沒有一點作用的。

日英棉織品在世界市場的輸出比較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九年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的平均
(一) 印度				
日本	四三三	六四五	五八一	
英國	四八六	六二六	一〇〇八	

(二) 印度以外的英領殖民地

錫蘭	英國	日本
四一四	九〇九	二一七
	二六六	
		二四二

世界市場上英日之對立

世界市場上英日之對立

海峽殖民地

英國 日本

二五·八 九·六

七 八

五七·三 二九·九

香港

英國 日本

一九·〇 二九·〇

五 三

|| |

英領東非

英國 日本

九·六 五三·二

三 五

一四·六 三六·六

英領西非

英國 日本

一〇三·〇 一五·六

一五

|| |

|| |

西印度 及加那

英國 日本

二五·五

元

|| |

|| |

以上日本合計 一五〇〇  
 以上英國合計 二五〇〇  
 合計 四〇〇〇

合計 (包含東非和香港) 英國 一八〇〇 日本 一五〇〇  
 合計 三三〇〇

合計 (香港在外) 英國 一六〇〇 日本 一三〇〇  
 合計 二九〇〇

(三) 英國支配之下的其他地域

埃及 英國 一六〇〇 日本 一五〇〇  
 合計 三一〇〇

(四) 自治領

澳洲 英國 一四〇〇 日本 一四〇〇  
 合計 二八〇〇

世界市場上英日之對立

世界市場上英日之對立

新西蘭

英國 日本

四〇〇

三〇

一〇〇

加拿大

英國 日本

—

—

—

南非

英國 日本

三三・三 二六・〇

五 六

七 四

合計

英國 日本

三六・〇 八四・〇

三三 七五

一四 二六

一、二、三、  
四的合計

英國 日本

一三・三・〇 六八・〇

—

—

(五) 其他國外市  
場的合計

日本	1,330.0
英國	690.0

總計

日本	2,020.0
英國	2,030.0

若是我們從廣泛的意義，來了解大英帝國這個名辭，而把埃及也包含進去，我們也不去計算日本商品從埃及向近東的輸出，這樣，日本棉織品輸出的百分之四六是向大英帝國市場貫注的。與這相反，英國商品在自己的市場內不過占百分之五六·五。我們若除去印度（這裏希姆拉條約已經起了作用），以及那些不能實施比例制或者還沒有實施比例制的地方，那日本棉織品之輸出到英國殖民地的，僅僅是百分之七·五。若把上表第二項所列舉的市場都包含進去，即是把英國加於日本貨輸入東菲的限制，和



在新加坡這種商品集散地所受的損害都拋棄不計，其比例也不過只是百分之一二而已。用不着說，如果英國在實際上與日本實行貿易戰，那只要某些自治領，埃及和蘇丹對於日本貨加以限制，日本的情勢，就一定會嚴重起來的。但是，輸入限制的比例制之效果是極其微弱，所以當去年五月實施這個比例制的時候，在日本的新聞紙上，並沒有起很大的反響和抗議。事實上，荷領印度（對於日本是第二流市場）對於日本商品的限制，更使日本人感覺苦痛，日本新聞以為這種限制，是由英國聳動荷蘭政府來幹的。讀賣新聞這樣寫道：『在舞台後面，那想對日貨實施更嚴格輸入限制的英國人，是在那裏大事活動的。』

一九三三年荷領印度所輸入的日本棉織品爲四億二千三百萬碼，金額

爲七千八百萬日圓。而日本貨之運到印度的爲四億五千另一萬碼，到中國的爲一億一千三百萬碼，到關東州和滿洲的爲一億七八百萬碼。日本向荷領印度的輸出總額爲一億五千七百萬日圓，向印度的爲二億〇五百萬圓，向中國和香港的爲一億三千二百萬圓。

比印度或中國更多消費日本商品的地方，就只是二億二千萬圓的關東州與四億九千二百萬圓的美國了。

從前面的數字看起來，我們知道除了印度以外，其他任何英國的殖民地，都沒有像荷領印度和中國對於日本有這樣大的意義。而在日英貿易戰的問題上，英國對於荷蘭是有很大影響的，這是值得注意的事情。

因爲去年五月商務大臣希曼在下院的聲明，所以有一部份英領殖民

地，對日本貨的輸入，也採取限制的比例制，可是把實際的事情詳細研究一下，則知這些殖民地對於日本商品，并無多大的重要，因之比例制的實施，不過是停止了蘭開夏喧嘩的請願，暫時給蘭開夏一點安慰而已。在一九三二年，英國向牠的殖民地輸出二億一千五百萬碼，不過是牠的棉織品總輸出額的百分之十而已。一九一七至三一年之間的輸出量，每年平均達三億一千五百萬碼。因此之故，英國所能取回牠已失去的貿易額，只是一億碼而已。但是，這是把東非算在能夠實施比例制的地方，而且假定這些地方土著人民的購買力，並沒有因世界經濟恐慌，與日益深刻化的農業恐慌而有所減低。因此當一九三二至三三年，日本商品在遠東市場之可驚的膨脹，是完全因為日本貨比英國貨要便宜百分之三〇到五〇的結果，所以

若以爲日本貨一從英國殖民地消滅，則英國貨就會立刻起而代之，那是難以令人相信的事。相反的，其結果，一定會是殖民地市場的一般消費之減少。這樣看起來，輸入限制的比例制之實施，對於蘭開夏并無什麼大的幫助，而對於日本也沒有什麼打擊。比例制不僅是給蘭開夏一劑安慰藥，也是在英帝國主義的「不許染指我們殖民地」的口號之下實施的。在此後幾個月，日本方面發出「日本在中國之特殊權利」的宣言，而英國反極其冷靜的接受這個宣言，若把此事與比例制合併起來研究一下，我們可以知道，英國之實施比例制，原來是預料日本今後輸出的發展，是會向中國方面進行的。因此，日本之發出這個宣言大概是完全得着英國外交部的諒解的。

日本軍部曾宣告『九國公約已經死亡了』（日本駐柏林和駐華盛頓大使都發

出同樣的宣言），而日本的駐美大使齋藤氏且更露骨的宣佈，以後外人在中國有什麼企業計劃，應該先得到東京同意和允許——這兩件事情之反映在外交大臣西門的眼中，大概都屬於『英國政府只求維持現狀』之範圍以外的事情吧。

在日本方面，無論官廳或新聞紙，都集中牠們的攻擊於以下三個問題上。（一）國際聯盟技術委員會的計劃，（二）法國借款計劃，（三）五千萬美棉借款。日本並沒有把英國在中國的支配的金融勢力放在眼中。可是英國在中國的獨占的金融勢力，現在依然是存在的。

美國人認為實施比例制的宣言，是英國變更政策的徵兆。（一）其實比例制的實施，并不足以證明英國政策急激的變更。郎希曼曾經聲明比例制

之實施，并非含有敵視日本的意思，而保守黨的一切新聞紙則大事宣揚，說比例制的目的，并不是想給日本以什麼損害，說英國對於日本的友誼，始終是沒有變更的。

(1) 孟激斯特導報的紐約通訊員寫道，「美國的新聞，最近無論在政治方面或經濟方面，都向日本表示友誼之感，因此，英國對於日本商品之加以限制的可能性，美國人頗為相信且甚吃驚。」

「處此極困難的情勢之下，政府不能不取十分沈靜的態度。政府為着取得友誼的讓步，用盡了一切方法以圖取得日英纖維工業間的妥協。而且因為顧慮到這個目的，所以在猶豫了一年之後乃不得已而取此方策。」「英國之取這種手段，雖令人遺憾，但完全

是不得已的自衛，縱令不能避免日本的不滿，然這決不是由於反日或非友誼的動機，因之比例制的限制率應盡量求其溫和。(1)

(1) 泰晤士報，一九三四年五月八日。

同年五月四日的經濟新聞這樣寫道：

『與日本實行貿易戰，是英國政府所最不願意有的事情，所以牠希望比例率不致於趨於極端和過火。』

『英國爲着達到與日本的互相一致，不惜講求任何方法。而日本方面也是盡量想避免衝突，但是，究竟是什麼東西構成交涉的基礎——涉及全世界市場呢，抑或只是英國市場呢——關於這個問題，雙方的見解是大相違背的，而這種不同不是很容易可以消滅

的。』在五月八日，這同一報紙又寫道，『在以後任何時候，日本也許會同意於通商協定的締結（特別是我們若對日本的外交政策取同情態度），這樣一個機會我們是不能失去的。與日本鬧通商的糾紛，是非常不智的事。』

## 七 英國的對日政策

從以上引用的新聞紙上所表現的事實看來，我們可以知道英國政府所採用的政策。對於日貨之運進大英帝國加以比例制的限制——對於日本既無特別意義，也不能給牠什麼打擊。同時，用不着說，這不能證明英國有與日本貿易的決心。



希姆拉協定固然是兩帝國主義間的一種妥協，然從全體看起來，這個協定是大有利於英國。因為這個協定相當的限制日本貨輸入印度市場的比例，就是在這個協定失敗的場合，也必然可以防止將來的日本貨物之廣大的侵入印度。此外更因為日本負有購入一定量的印度棉的義務，所以英國能够阻止日本購入美棉或與美國作有利的貿易。

在蘭開夏的資本家一方面，當然不能滿意於希姆拉協定，但是他們論如何總知道這個協定，暫時對於他們是有利的。出席日英會議的英國棉業首席代表古拉里斯爵士最近曾發表一個聲明，(1)說他的目的是在監視日英會議并使日英會議不致造成不利於蘭開夏的結果，現在會議的結果，日本商品之輸入於印度的大大減少，所以他的目的已經達到了。根據他所

說的話，日本商品之輸入印度雖然由三億碼增加至六億碼，可是若不講求任何對策，則恐怕已經增加至七億乃至八億碼了。因為使日本商品的輸入，安定在三億五千五百萬碼的程度，所以才能夠阻止這種輸入的增加。

(一)孟徹斯特導報，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在日英兩帝國主義之間，以前曾經有過許多勾心鬥角的玩意，兩國的纖維工業資本家拚命的實行貿易戰，蘭開夏的紡織工廠主要求英國政府增加關稅，實施比例制，甚至禁止輸入。爲着把日本貨驅逐出英帝國市場，他們講求一切方策，不惜一切犧牲，可是英國的金融的資本家則以日本的兵力和英國的軍備，來削弱蘇聯的勢力，來防止美國勢力之侵入中國，因而公然主張與日本妥協。此刻，若再回想上面所引證過的晨報上的話，

「日本是英國想在東洋維持既得利益的友邦」，那我們就可以渙然了解了。在另一方面，日本的紡織業資本家與其他的工業家，今後一定繼續過去所行的極端傾銷政策。現在世界的大部份市場，都還不在他們的手裏，但是他們認為將來是可以拿到他們的手裏。而代表日本金融資本家，地主和官僚意見的日本現政府，則以為日本若要向中國伸張牠的勢力，必須得到英國的政治援助，如有可能的話，他們還希望英國的財政援助。而且他們也十分知道這種援助，若不與英國妥協并相當的抑制日本的輸出，是不能得到的。不過日本的政策，一時還動搖不定，一方面的意見，以為日本應求得滿洲的軍事安定，只要由經濟的開發，而能保障今後貿易發展上所有必須的原料和利潤之供給，則以後應獨立的加緊推進從來的貿易，而另一

方面則以爲爲着取得英國的財政援助，必須與英國協力。可是，縱令與英國作這種妥協的嘗試，若是英國要求很大的讓步，那麼日本只好憑其輸出的發展，或因情勢變化而得到美國の後援來獨力的開發滿洲并企圖伸張勢力於中國的其餘的地方了。從這種關係看來，以下所引用的讀賣新聞的摘要，不僅是饒有興味，而且暴露了在日本的支配階級之間，實際上並沒有利益的一致和政策的統一。

『日本失掉中國市場了。日本在日印會議上失敗，因此而失掉印度貿易之半。在日本貿易上所剩下來的唯一市場，就只是美國和英國的殖民地而已。在美國的市場上，日本貨的銷路，並沒有什麼大的希望。美國對於日本生絲的需要，已經減退了……。在這

種情勢之下，對英國殖民地市場之喪失，是日本輸出貿易的生死問題。……關於日印會議的結果，并無不一致的意見。外相曾宣言日印會議對於日本是失敗了，對此宣言外相應負責任。當日印會議之前夜，我們曾經說過，不僅日本而且「滿洲國」的將來，也是繫於日本的貿易，現在我們很想使政府回憶回憶這件事。當滿洲問題出現之際，在各國政府之間，都流行一種見解，以為日本不久將因財政的危機而碰壁，那時就可以使日本「屈膝」了。隨後，日本商品，不絕出現於世界市場，這個見解之誤謬已經暴露無餘了。日本若在外國貿易上沒有得到這樣的成功，那滿洲不會成爲現在的狀況。爲着日本的存在，爲着「滿洲國」的獨立，

海外市場的獲得是絕對必要的。』(1)

(1)日本廣告上所引用的論文，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日本的政策與英帝國主義的政策比起來雖是比較穩定一些，可是因爲金融資本家，地主，官僚等支配階級的內部利益之對立，也變得非常複雜。那些利用日本小資產階級和小地主之幫助的法西斯分子，他們有輕視日本商品輸出的傾向。因此，雖然在最後的結果上，日本的對外政策是爲日本的金融資本家所支配，然而有時候也有忽視大資產階級的重要利益的意見存在，例如上面所引證的讀賣新聞的議論，即頗有這種意見的傾向。政府御用的新聞日本時報，也是因爲有這種意見，所以當倫敦會議之時，努力宣傳『日本內部意見之統一』，『日本對外貿易戰線的國民統一』。

這同一報紙又說道：

『外國貿易是日本民族生存的基礎之一。日本的將來命運之如何，完全繫於棉業之盛衰。如果以為棉業問題只是纖維工業的問題，那是再大沒有的錯誤了。』

日本態度之所以如此的複雜，是因為牠不能決定究竟是用猛烈的傾銷政策來彌補因滿洲事變所引起之龐大的財政支出呢，抑或借辦外債來彌補呢。若是日本過於傾注牠的全力，來增加輸出而使勞動者和農民的生活水準降低得太利害，那就有在國內惹起非常可慮的社會政治問題之虞，無論如何，發展滿洲所必需的經費是非常難以籌措的。日本在一九三三年的輸出雖然增加到百分之五〇，但入超額遠超過一九三二年的二千五百萬圓而

爲五千六百萬圓。

因此，日本的這種輸出增加，最多也不過用來支付一部份軍需品的輸入而已，要想海外投資是談不上的。此外，日本在所謂『無形的貿易』以外的國際收支方面，是支付超過收入的，而日本的海外投資所得的，還遠不夠支付外債的利息。

日本國家預算的狀態是非常令人悲觀的，差不多全收入都用在海陸軍費上，其他一切的經費和償付巨額內債的利息，都由發行赤字公債來彌補的。日本的經常歲入約爲十二億圓，可是一九三四年的支出總額達到二十二億圓，日本的國債總額在一九三四年末達到百億圓，牠必須支付的利息額每年約六億圓，即相當於經常歲入之一半。此外，海陸軍費差不多達



到十億圓。在這種狀態之下，日本實有與英國協調之必要，所以日本常常擔心，怕有一天會被趕出大英帝國的市場，而日本只要能在大英帝國市場活動，那牠就可以免於破產的危險。若是能夠得着這種允許，或進一步而能得着英國的政治援助，或甚至於得到財政的援助，那日本對於某一市場的輸出加以限制，是充分願意應允的。例如日本金融資本的著名代表，日本商工業會議所的有力的人物，兼日本經濟聯盟總裁的鄉男爵，他是一方面期待着英國將來的好意，而一方面又不斷追述日英兩國過去友誼的人。『在過去數十年之間，每當日本募集外債之時，英國總是首唱者，給日本種種的援助和好意，於是其他的國家才仿效英國而應承日本，我們一想起這些事，真不勝感激之至。』

於是，他更進一步向英國保證日本在資本輸出方面，決不是英國的競爭者，『日本的目的，不想積蓄由輸出所得到的利益，而只是想減少入超額而已，因此，日本決不反對「貿易統制」的思想。』(1)

(1) 日本時報，一九三四年二月七日。

他並且『爲除去通商的障礙』而向英國提出同盟的建議。

『把英國自治領和英國殖民地合在一起，是世界最大的棉織品的市場，這是無可否認的。若是英國在什麼時候，把日本貨從這個大市場上驅逐出去，則給日本貿易的打擊，其重大是不堪設想的。但是，這種極端的方策，是歷史上所未曾有過的大排貨運動，是非友誼的行動，是與宣戰同樣重大的事情。』(1)

(1)大阪每日新聞，一九三四年三月三日。

日本時報則與這種論調相反，像英國泰晤士和經濟新聞一樣，牠採取十分妥協的論調。

『若是你們想維持你們的殖民地市場，則在我們方面，却希望能够得着中國市場。』

『若是日本難以走進英國殖民地，那牠大概要在別的方面尋找活動的場所。……你們各位，也許還以為中國市場是怎樣的好，而其實這個市場，已經老早對日本貨享以閉門羹了。日本方面若講求更適當的外交手段，則日本商品之在鄰近的共和國內，取回自己的市場，不見得是完全不可能的。』(1)

(1) 日本時報，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二日。

英帝國主義若顧及日本商業的發展，許其在中國有增加輸出之自由，則英國可以確保牠自己的重工業品在中國市場的販賣，同時也可以參加日本所獨佔的滿洲市場，這麼一來對於問題的解決是再好也沒有了。日本的棉織品，人造絲，毛織物以及其他廉價的日用品之向中國的輸出，對於英國並沒有多大危險。我們且來看一看英國金融資本的著名代表古列鄂利教授的議論。他在國際問題研究所的演講中，曾經這樣說道：

『據我看起來，日本若把南美市場讓於我們，則我們不能不準備把遠東市場的某一部份提供給日本人。』(1)

(1) 這一講演載在一九三四年六月號的國際問題上。

基於以上的理由，所以在英國流行這一類的議論，『對於後進國的發展，英國必須預備供給牠們以高級的機械及其他的商品，并予以優良的技術援助。』(1)

(1) 經濟新聞，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

此外，古列鄂利教授又發表過如下的意見：

『日本的競爭對於後進國的國民，喚起他們對於新奇商品的需要，因此而使他們開化，這是不可計量的貢獻。』

他把以下的事情作為一例：日本在印度很便宜的販賣橡皮靴鞋，所以橡皮鞋的輸入從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之間，從一百八十萬雙增加至五百萬雙。

在英國保守黨的新聞之中，也充滿了這一類的意見。牠們認為只要能夠把日本的輸出，引開英國的市場，英國應該公開贊助日本貿易在中國的發展。例如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的泰晤士報，在其社論中這樣寫道：

『非但如此，東洋國民的抬頭之對於歐洲人，乃是表示一部份人民雖然還處於較低的生活水準，但是具有與歐洲人差不多的生產力，而且能夠與歐洲人作有力的競爭。但是中國若能確立治安與保障和平的進步，則中國實在可說是一個無限的市場。在中國與其他一切地方一樣，用一切方法以促進和平，治安和經濟發展，乃是對於英國有利的。中國市場之擴大，不僅能懷柔中國國民，同時使日本的經濟努力易於進行，而且增進歐美人民的繁榮。』

根據以上所述，究竟英國將來的政策會怎樣呢？這要明白的說，似乎是很困難。由於英國資產階級內部的種種對立所形成的難關，不是很容易就可以解決的。英國政府方面與工業家之間所存在的矛盾，在最近古列鄂利教授的演說之中也有很好的描寫。他的演說，其結果是擁護日本的立場的。他認為因日本人口之異常的增加，現在日本的狀況與十九世紀之初的英國有類似之點，所以日本不能不像英國所曾經作過的一樣，盡量發展國外貿易。但是，爲着維持價格和形成共同的獨佔，英國有說服日本之必要。他因日本在一九三一年的輸出，只佔世界貿易輸出的百分之二·九，輸入只佔世界貿易輸入的百分之二·八二，而輸出和輸入總額只佔世界貿易總額的百分之三，所以他對於日本在世界市場的意義估量得過低。因

爲英國的貿易佔世界貿易總額之一七·二，約等於日本的六倍，而美國的貿易也等於日本的四倍，所以他對英美的貿易過於吹噓。他認爲在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雖然日本商品傾銷的傳說非常之盛，但從一九二九年的狀態看起來，日本輸出貿易之驚人的數字，多半是想像的。但是，日本國內的物價水準比一九二九年要高得多，而世界貿易與一九二九年之初比起來，則減少百分之五〇到七〇，因此縱令日本的貿易只止於在一九二九年的水準，然其對於世界貿易總額的比例，大概應爲百分之六·七吧。可是他還對於那些以爲應該設法對付日本競爭的思想加以嘲笑。

古列鄂利很明顯的是代表政府方面的意向，他指明日本圓價的下落之停止，乃是日英接近第一件必要的事。



英帝國主義的內部對立是不容易消除的，同時要很確定的豫言英國政策的方向也是很困難的。但是，現在爲着達到兩國所希求的某種協約，英日之間將有某種準備工作的磋商，這是毫無可疑的事情。英國大資本家的代表，對於與日本妥協，持極其審慎的有條件的態度，而軍部則與此完全相反，公然要求英日同盟的復活，他們以爲英日同盟之中絕，是『可悲的謬談』，他們認爲日本是英國反對蘇俄的同盟者。在去年五月十八日討論日本和遠東問題時，英國海軍部的主腦長官都對日本表同情，他們承認日本在滿洲『恢復了法律與秩序』，誇大日本在遠東的作用，並且要求建造『保護英國在中國利益的艦隊』。

但在英國的統治階級陣營以內，因利害的對立而起了紛爭，於是對外

政策就表現動搖了。

南非史馬斯將軍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集會上，曾這樣說道，『歐洲爲着恢復牠在遠東的勢力，而把注意力轉向遠東的時候，那就是對於西歐文明和國際和平最可悲的時候了。』他更繼續說，『據我看起來，過去與日本的舊同盟，本來就是一件錯誤。我們英國的將來政策，首先就在於與美國合作。英國政府若經過自治領而與美國結合起來，則在個別的場合，雖有偶然的不一致，但這也不會有什麼大的防礙的。誰個看不見這些事實，誰個主張與這相反的政策，那就是英帝國全體的敵人。』

毫無疑義的，這不僅是南非和加拿大的資產階級的見解，而且代表英

國本國內極有力的方面的見解。但是，這并不是代表支配現在英國政策的統治者的意見。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倫敦的觀察報登了洛西安爵士的一篇論文，該文在贊同英美接近一點上，是完全與史馬斯將軍相同的。他在這篇論文中指出，英國政府與軍部代表者所宣傳的日英妥協政策，其結果對於英帝國主義是極其危險的。而這班軍人的代表們則認為『在新加坡以東』英國勢力很弱，所以他們把這個政策，看成確保英國在太平洋龐大領土和利益之唯一可能的政策了。洛西安爵士對於這種政策的結果加以如下的描寫。

『美國具備了新的軍備，克服了夏威夷的缺點。如史馬斯將軍在他的演說中說的非常明白的，英國從上到下都是分裂的。日本也

許要將牠的鞏固的基礎建設到赤道上。而且中國人因為被我們所背棄，而大大的憤慨，所以其結果我們喪失了一大部份貿易，而從日本方面所得的，又微乎其微。我們還是增加我們的艦隊呢，抑或幫助日本呢，二者必擇其一。』

此外，他更進一步的伸述對於英帝國唯一正確的政策，就是與美國合作。他并且斷言，如果在最近的將來勞動黨或多數自由黨取得政權的話，那牠們一定會採取與美國妥協的政策。

縱令事情果然如此，然而這也恐怕只是英國一時的政策而已。

另一方面，在這篇論文以後，那同一報紙又登載另一記事，英國產業聯合會的會員，塞利古曼爵士在其與大阪每日新聞特派通訊員的會晤中，

發表如次的聲明。

『我可以說，每一個有思慮的人，都會贊成日英同盟的復活，這并非攻擊他國的秘密條約，而是公開的友誼援助的條約。對此唯一的障礙，用不着說是貿易上的競爭。關於這一點，我想與大阪的工業指導者有所商談。若是日本人對於日英在滿洲合作表示寬大的態度，那英國人也可在貿易方面予以好意的報酬。如你們所知道的，商業這個東西，是建立在互讓原則之上的。』

關於日英協作的問題，產業聯合會這種聲明，正是證明了本文作者的見解。

英帝國主義的當面困難問題，是究竟與美協作呢，抑或與日同盟呢。

關於這一問題，英帝國主義政策是動搖而不徹底的，這令我們想起四年戰前的英國態度。當時英國徘徊不定，不知與牠的競爭者德國妥協好呢，抑或反對德國而與俄國妥協好呢。當時的俄國威脅了英國在遠東的利益，同時侵入波斯而危及英國在印度的統治。但結果英國採取了與俄國妥協的道路。雖然如此，但在戰爭前兩年之間，英國還不敢堅決的相信牠的選擇的正確，還幻想英德協約，甚至於還向這方面進行。因此，在今日要豫言英帝國主義的將來政策是很困難的。在帝國主義大戰開始之時，英國才決定與威脅牠在遠東的領土的國家聯盟，而反對威脅牠的貿易最大的競爭者。現在，日本之對於英國的貿易，既是最大的危險，而且對於英國在遠東的領土，也是直接的威脅。

世界市場上英日之對立

# 澳洲市場的爭奪戰

茲瓦維奇

## 一 澳洲經濟的現狀

澳洲大陸的面積，共佔七千七百萬平方啓羅米突，牠約當歐洲大陸的四分之三。澳洲的人口是六百六十五萬七千人，只當歐洲全人口百分之一。四，雖然人口是這樣稀薄（每一百平方米突，歐洲是四九五〇人而澳洲約八十六人），但澳洲的都市集中，却是很顯然的。根據一九二六年的人口調查，都市人口的比例是六二·九%其中三百萬人即四六·八%佔着國內五個都市。而二百三十萬人分居在兩大都市墨爾鉢與希德尼。



後面可以看到，製造工業在澳洲國民經濟上，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若就現在的國民所得看來，全國民所得，屬於製造工業的約佔三四%（一九三一——三二年的材料）其中資本的積量與集中，是澳洲產業的特質。澳洲在戰後無疑的已經轉化為農業工業國。澳洲在英國的自治領中，僅次於加拿大而是第二個工業國。

澳洲爲什麼又深深的帶有農業國的形相呢？這個問題是在於牠在世界經濟中，佔着特殊的地位。首先澳洲是一個農業商品與原料的輸出國，其中若干商品如羊毛在輸出上又佔着超越的地位，而某些經濟部門主要的，是爲輸出而活動。澳洲與世界市場的緊密的關係，牠之依靠於世界經濟情況，就從這裏發生的。所以一九二八——一九三三年的世界經濟恐慌，澳

澳洲也是最先受到損傷的一國。加之澳洲與世界市場的關係，不僅在於依靠牠的輸出，依靠牠的主要經濟部門，而且在於牠是大英帝國一個大債務者。澳洲對英債務的總額，就一九三三年六月算來是五億五千萬鎊，即每個住民欠八十三鎊。若把從美國借來的四千六百五十萬鎊加上，則國家外債，每人要攤九十鎊。澳洲聯邦政府統計局長維爾遜，他計算外國個人對澳洲的投資約為一億五千七百萬鎊，澳洲與外國的收支清算以後，澳洲的債務（一九三二年度）為七億三千八百萬鎊。每年利息的支付，約為三千萬鎊，約佔輸出的八分之三，輸入的五分之三。

因此，澳洲在世界市場上，以農產品及原料輸出者而進出。其輸出的大部分，就是對於外國（英國）所投下的資本，以商品的形式來貢獻。

下面幾項，是澳洲經濟繁榮的條件（戰前的），（1）澳洲的輸出主要農作物產，其價格不會變動，（2）外國資本向澳洲經濟繼續投資，（3）消費澳洲輸出品之工業國，即英國市場購買力之增大。

上述幾個條件，在戰後幾乎完全破壞了，這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事。深刻的世界農業恐慌，從一九二四——二五年起，已使澳洲的主要輸出農產物的價格下落，特別是一九二九——三二年更加強這個跌落。在世界經濟恐慌的時代，聯邦政府及各州政府，不僅完全斷絕了從外國收納資金，而且因為農產物價格的低落以及英國債權者對澳洲社會的及財政的立法之否拒的態度，國家已在州政府之前，表現了破裂的現實威脅。最後，澳洲不講得不到工業國的市場特別是英國市場購買力之增大，反之反遇到與人

民貧困相關的市場狹隘的問題，產業恐慌問題以及歐洲各國的新農業政策問題（減少農業商品的輸入，獎勵本國的農業）。

澳洲的經濟，因此而受慢性恐慌的襲擊，到現在還沒有脫開。在特殊不景氣的時代所發生的若干經濟活動，並不能消解澳洲與世界經濟相關聯的畸形性質。

原料農產物及鑛物輸出國的澳洲，好像是農業殖民地的樣子。但是澳洲的國內生產，如我們所看到的，並不適合這個作用。澳洲的關稅稅率，就是在現時一般排外的關稅當中，也可以互爭雄長。澳洲的經濟學者波英頓在他的論文『澳洲關稅政策的成功』當中這樣說：『屢次要求的關稅稅率的特別改正，不管引起怎樣的動搖，這個動搖常常招到澳洲關稅稅率

的提高，這是很有趣的事情。例如戰後的繁榮時代，造成了關稅上漲的原因。爲什麼呢？因爲高的物價使既定稅的作用減少了。一九三〇年的恐慌，助長了這種稅率的保護主義之增大，即稅率在貿易均衡化和金融安定化的口實之下，因以提高。澳洲滙兌行情的低落，更加强了保護關稅的傾向。最後渥太華協定，又造成了對輸入國（除掉英國）那本就很高的關稅，再加提高或加以維持的原因。』

澳洲的保護貿易政策，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關於這一點，必須與戰後及一九二五，一九二六，一九三〇，一九三二年的英帝國經濟會議，擺在一起講才行。一九三二到一九三四年之所以是新的，是在於這次澳洲保護貿易主義的強化，是在世界市場特別是太平洋市場極端激化的爭奪戰

之下發生的。現在，一方面澳洲的輸出，已不像以前那樣受英國市場的抑制，他方面澳洲國內市場的爭奪戰，已不僅僅是澳洲工業家和英國輸入業者之間的事。在澳洲貿易上，現在有更大意義的，是太平洋市場與太平洋輸出國。立腳在低廉工資之上的工業國日本，漸漸在澳洲鞏固牠的地位，也比較以前更爲人所歡迎。最後，澳洲自身，農業家與工業家，穩健的關稅與極端的關稅主義者——相互鬥爭也日益加強。

## 二 澳洲與世界經濟

在世界國外貿易上，澳洲的比例佔二%弱（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九二八年二%，一九三二年一·七%）。在世界輸入貿易上澳洲的比例更少，

輸出貿易上比例則較大（一九三二年在輸入佔一·三%輸出佔二·一%）。假使把美洲諸國（美國及加拿大）加在太平洋上計算，特別是在太平洋各國的貿易上，澳洲的比例，則佔七—八%之間，若只限於遠東與大洋洲諸國，那牠的比例就要佔一八—二〇%。澳洲的輸入額，在一九三三年爲一億五千五百萬美金，與中國輸入的五分之三，日本輸入的四五%相當，較之英屬馬來及印度內西亞的輸入，要多三五—四〇%。

若把澳洲市場對於諸工業國的意義，加以評價，那麼一億五千五百萬的金額，決不是很少的數額，此外我們必須注意澳洲輸入的內容，牠很顯然的帶着工業性質。一九三三年度澳洲輸入額五千六百五十萬英鎊當中，紡織品及衣類的比例是一千五百七十萬鎊（二七·七%），金屬，金屬製

品及機械是一千〇八十萬鎊，其他完成品的比例，佔澳洲輸入二五%以上。澳洲的高關稅，使在澳洲工業商品的價格，抬高在農產物的價格以上。例如一九三三年穀物及乳製品的價格指數在一〇八·四到一二八·三%之間漲落，而金屬及化學製品的價格指數，却在一六八·九到二二二·四之間擺動（以一九一一年價格為水準即一九一一年為一百）。以關於澳洲貿易著作而聞名的韋德特，從澳洲政府恐慌研究委員會的報告中，曾借用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一年輸出入價格的比較表。此表如下：

輸入額                      輸出額

（以一九二六至二七年為一百）

一九二七 — 一九二八                      九八                      一〇七



一九二八	——	一九二九	九〇	九〇
一九二九	——	一九三〇	九〇	七七
一九三〇	——	一九三一	八二	五七

在渥太華經濟會議中，曾努力教英國盡量保持多量輸入的澳洲，結果不能不造成對英國讓步的具體案。澳洲首席代表布留斯在渥太華會議席上，向英國的同僚，力說澳洲市場對於英國是極其貴重的因素，他說：「一九二九年從各國的輸入，合計是二億六千七百萬鎊，其中阿根廷與丹麥共佔一億五百萬鎊。從阿根廷與丹麥向大英帝國的輸出，同年度達一億三千九百萬鎊。然而從澳洲的輸出僅僅五千六百萬鎊。同樣的，一九二九年當中，澳洲曾購入英國的商品五千四百萬鎊。然而丹麥和阿根廷合共只

購入英國商品四千一百萬鎊。』布留斯特意把一九二九年度之資料提出來，這是因爲自這一年以來，一直到渥太華會議開會前，澳洲的輸入，如下表所示，是顯然的低落下來了。（單位百萬元）

年份	輸入總額	從英國的輸入	在輸入中英 國所佔的比 例	澳洲在英 國輸出中的 比例
一九二八——二九年	一四三·三	五七·〇	三九·八%	七·六%
一九二九——三〇年	二九·三	五三·三	四三·〇	五·六
一九三〇——三一年	五八·八	二二·三	三五·六	三·七
一九三一——三二年	四二·八	一七·四	四〇·六	五·五
一九三二——三三年	五八·八	三三·九	四三·一	五·八

從上面的數字看來，澳洲輸入總額，在紙幣價格上，較之一九二九

年，減縮了二倍半以上。在現金上減少三倍半。英國在澳洲貿易中的比例，在這些年當中，雖然沒有低落，但也沒有什麼顯著的增加。渥太華協定，並沒有使英國在澳洲市場上的比例，有什麼特別顯著的增大。而在英國輸出中，澳洲自身的比例，還不及一九二九年的水準。

這裏使我們想起，在渥太華會議中，澳洲所給予英國的約定，究竟是什麼的問題。

布留斯在渥太華會說，澳洲所缺乏的工業部門，可以由英國的產業來「補充」。澳洲政府對於加拿大及其他自治領政府，也同樣的約定，只在「健全」的產業部門，實施關稅保護。決定那些部門屬於「健全」的產業，澳洲政府會任命關稅委員會來研究。澳洲政府會約定，在這個研究未完成

以前，那業已制定的稅率，決不提高。對於英國的產業家，曾予以一種權利，即對於將來的新關稅表，有向關稅委員會提出異議之權。

換句確當的話來說，在渥太華會議上，英國不過是廢止了恐慌年間爲財政的目的，而徵收的附加稅及特殊輸入稅，不過是使現行高率關稅，在某種程度上安定了而已。

這裏我們若來研究渥太華協定後澳洲關稅委員會的業績，也並非無興趣的事情。底下我們從這個委員會最近年度（一九三三年）報告當中，來介紹關於澳洲關稅政策的原則：「委員會認爲，爲保護有力工業部門實行合理的課稅，須將全輸入商品的價格，充分的提高到下列這樣的水準，  
即：

- (1) 因為澳洲工人之高的工資，須對本地（澳洲）產業家有以補償。
- (2) 因為高的原料價格以及高價的各種雜費，須對產業家有以補償。

(3) 須給予澳洲產業家有某種餘裕。』

這個綱領，其廣汎已包括要求關稅壁壘的產業部門之全體，是不用說的了。這裏須特別指出的，是在這種條件之下，若與輸入業者競爭，澳洲工業家，幾乎已用不着什麼努力。根據這個綱領，他們把高價的各種雜費，認作是極有理由的。在澳洲的關稅壁壘之下，使那些在國內市場上能利用完全獨佔的各工業發達起來。我們已經說過，澳洲已表現顯著的資本集中。現在我們可以拿一些關於澳洲企業規模的資料，來證明牠。

莫里敦在關於澳洲產業合理化的論文中，有下面這樣的記述：

(A) 由完全的關稅壁壘所保護的企業

工業部門	生產額(千鎊)	企業數	一個工廠平均的工人數	雇傭百人以上的企業數	工人的就職率
精毛，羊毛工業	六,九六一	五	二〇五	三	九〇·六%
毛織的生產	六,五五五	二六八	四	三	五九·九%
橡皮工業	六,四〇〇	二四五	三元	一〇	八八·〇%
造紙工業	三,九二二	一三五	三元	二	三九·二%
製靴工業	八,八四三	三四四	五	五	五七·二%
糖點工業	六,五五八	二四五	三元	一〇	八三·〇%

(B) 部分的由關稅壁壘所保護的部門

世界市場上英日之對立

製鋼業	一三, 四三	三九	三	五	五〇%
農具製造業	二, 三六	一四	三	八	六〇·七%
機械製造及修理工廠	九, 四三	七九	三〇	三	四一〇%
化學製品及肥料製造	九, 五五	二〇	四	一	四〇·三%

這個統計，其自身即指出少數大企業，保有指導的作用。一個工廠平均工人的數目，並不算大，這就表示事實上大工場的作用更大。例如在製鋼業的企業集團中，有兩個工廠就使用五千工人，幾乎佔該業四十%。又如農具製造業，有一個工廠就使用二千人，橡皮工業有一個公司使用一千人以上等。

恐慌時代澳洲產業的資本主義合理化，可以由下面的統計資料說明：

年度	僱傭工人數	工資總額 (千鎊)	每一個工人的平均工資 (千鎊)	生產總額 (千鎊)	每一工人的平均生產額
一九六一—一九年	四,五〇,四五一	九〇,九七	二〇三鎊	二六,六二六	三三
一九三一—三三年	三,七〇,七七	五,四四六	一六鎊	二九,〇七	三三

生產總額較之僱傭勞動者的數目，更急速的低落了，這好像是很奇怪的事情，可是這裏我們不可忽略的，是物價的慘落。另一方面我們看到生產總額跌落二九·一%，僱傭工人的數目跌落一七·六%，而工資總額却跌落三四·七%。一九二八——二九年工人一人的平均工資，當他的生產額五四·三%，而一九三二——三三年則低落到五〇%。勞動的榨取是這樣的加強了。

澳洲金鎊行情的低落，關稅的提高，及澳洲產業中勞動榨取的強化，



其結果使美洲、歐洲以及享有特惠的英國輸出業者，想與澳洲產業競爭，已極其困難。

駐在澳洲的英國商務官，關於這一點，他這樣寫道：『在英國產業家看來，與澳洲訂立的渥太華協定，其直接的價值如何，是在於他們根據特惠排除外國，究竟能獲得多少市場以爲定。』這個商務官認爲排除外國是不可能的，然而他反覆的說，因爲英國常常向澳洲輸入大衆需用的商品，使英國對於這個問題十分困難。至於澳洲保護貿易主義者的認識，是非常有趣的，他們在他們的中央機關雜誌墨爾鉢時代的卷頭這樣說：『英國產業聯合會發表宣言，對於低廉物價的日本競爭，喚起澳洲及英國產業家的注意。英國的產業家希望把日本趕出澳洲的市場，並不是爲了要澳洲產業家

更廣汎的掌握這個市場，反之是爲了要在澳洲市場上，增大自己的勢力。英日對澳洲市場的競爭，其結果無論怎樣，在我們看來，在本質上和實際上，都是一樣的。』窮迫的保護貿易主義者，這種見解是很妥當的。墨爾鉢時代的經營者說，澳洲在渥太華已經陷於自縛自縛的地步了。因此一九三四年，那爲英國產業家在渥太華會議上所期待的關稅委員會的報告，對於英國商品特別是英國最大弱點的棉織品，已提出一般增稅的建議。澳洲在野黨農民黨的首領白琪氏，在一九三三年的英國觀察雜誌上直率的說，澳洲既沒有履行渥太華的約定，也沒有給英國產業家以競爭的『合理』條件。

### 三 澳洲貿易與英國

英國在澳洲的全輸入中佔五分之二以上，在輸入各國中佔第一位，這在上面已說過了。底下我們把澳洲輸入更重要的種目，加以統計與分析。由此可知英國的比例是最顯著的。由此又可以評價在每個商品種目上，英國和其他各國的競爭力。

輸入商品	輸入總額	從英國的輸入	英國的輸入率
(1) 酒精飲料	一九四七	一〇三六	%

(單位一千鎊)

一九三三

一九四七

一〇三六

三〇〇

一、五六一二九

一、八七

一、五九

六二五

一九一—三三

三三

一九八

八五・五

一九三—三三

六六一

二〇一

八七・四

(2) 金屬・金屬製品，機械

一九三三

三、六七

一三、九〇五

六四・二

一二六一—三三

四三、九八七

二〇、五九

四七・八

一九三一—三三

六、五九

四、二〇六

六四・一

一九三一—三三

一〇、一〇六

六、四七〇

六四・〇

(3) 紙及紙製品

一九三三

三、二五

一、七九〇

五七・四

世界市場上日英之對立

一九二六—二九年

七,七九

四,六九〇

六〇・三

一九二一—三三年

三,八六二

二,三〇七

一九・七

一九三一—三三年

四,二四

二,五〇〇

五六・四

(4) 紡織品及衣類

一九二三年

一九,九三六

二,二三五

六一・五

一九二八—二九年

三六,七一

一八,九四七

五一・六

一九三一—三三年

三三,八三三

七,三〇〇

五三・二

一九二一—三三年

一七,三六

九,〇五

三・七

(5) 化學製品

一九二三年

二,七二二

一,〇一一

三七・五

一九二一—一九二五年	五三三	一, 八六	三〇. 三
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	二六七	一, 〇〇	四二. 二
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年	三六六	一, 三三五	五五. 四

在英國向澳洲輸入的總額當中，這些商品，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三年是二千另一萬二千鎊，或者說達八三·七%。根據這個資料，可以明白的看出一九一三與一九二八——二九年之間，在澳洲輸入的全體上，英國的比列減少了，而三個重要的商品部門即金屬，金屬製品，紡織及化學製品的輸入，則很顯著的減少了。表中所未列舉的更微小的品目，也極其顯著的減少了。只有酒精飲料是例外。這是因為大戰前由法國輸入多量的葡萄酒，而戰後則有關稅壁壘保護了澳洲的釀酒業，阻止了法國的競爭。

從一九二八——二九到一九三一——三二這幾年中間，英國在澳洲輸入中的比例，除紙以外，一切品目其中包含金屬，都有若干增加。英國輸出的比例雖然增加了，但輸出的價格上，金屬跌落五分之一，紡織物跌落二分之一。在恐慌之下，英國向澳洲的輸出，又受了非常的打擊。而在澳洲輸入總額中，英國比例之極微小的增大（這是因為特惠關稅的關係），並沒有補償牠的輸出額之絕對的縮小。澳洲的冶金及機械製造工業的生產總額，一九二八——二九年是四千五百九十萬鎊，其輸入是四千三百萬鎊（在消費中輸入的比例四八·四%）。然而一九三一——三二年的生產總額是二千二百八十萬鎊，輸入額減少為六百六十萬鎊（在消費中輸入的比例為二二·四%）。這就是說在消費中輸入的比例，減少了二倍以上。在

棉業上英國所受的打擊，還不是那樣大。

年度 澳洲生產總額

輸入總額

從英國的輸入

(百萬鎊)

(百萬鎊)(對消費的百分比)

(百萬鎊)(對消費的百分比)

一九二一—一九二九年	七·三	三六·七	八三·四	一八·九	四一·一
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年	六·九	一七·三	七一·五	九·三	三六·四

一九三一—三二與一九三二—三三年之間，渥太華會議成立了。後面可以看到，英國在排除其他競爭者掌握澳洲市場上，沒有什麼成功。一九三三年一年，英國雖然努力把金屬類從六四·〇%提高到六五·七%，把紡織品從五三·七%增加到五四·一%，但是這一點增加，可以說是不足道的。渥太華協定並沒有給英國什麼成果。造成澳洲恢復景氣之原因的輸入



增加，是由英國與其他各國共同參加的，在程度上較之日本還少得很多。

英國國內充滿了不滿之聲，是毫不足怪的。澳洲關稅委員會對於英國棉製品，又提唱增高關稅，這使英國的不滿更加增高。澳洲政府不僅支持委員會的主張，而聯邦的政府黨且採用委員會的主張，作為競選的口號，這已使英國不能忍受。於是英國紡織業中心地蘭開夏，就急速的開始了抵制澳洲食糧品的運動。這種大英帝國史上前所未有的抵制運動（從來只有印度，愛爾蘭等抵制英國貨品，在英本國這還是最初一次抵制運動），以英國歷史上向例的妥協而終了。原來，澳洲要把棉製品的關稅提高，其形式的口實是說過剩的君士蘭的棉花，有在澳洲消費的必要，英國產業家提議把這些過剩的君士蘭棉花，由他們自己買去，藉以停止稅率的增加。

可是這最重要的還不僅如此，要知道英國為對抗澳洲產業家獲得澳洲市場，會如何善處其地位，是更有意義的事。一九三四年，與在渥太華會議上同樣，英國會利用自己是澳洲農產品主要輸入國的地位，經過澳洲農產物輸出業者，以牽制澳洲政府。

下表所列數字，指示澳洲輸出的內容。（單位一千澳洲鎊）

輸出品目	一九二一—二五年	一九三二—三三年	一九三三—三四年
羊毛	六,六二三	三,一〇二	三,六四三
小麥	一〇,三六六	一九,三三〇	一七,八〇四
奶油	七,一五九	九,八二三	九,二六五
肉類	六,三五六	六,六八八	六,九三三

澳洲市場的爭奪戰

一三四

鮮乾果實	三,二四一	四,〇五〇	四,六四七
小麥粉	五,九九九	三,八三三	四,一四七
砂糖	二,三九一	二,五二五	一,〇四〇
其他	二,七五四	一,七四三	一,七〇六
合計	一三三,六四九	九五,二七一	九七,七四〇
金與銀	三,八九二	二,六九五	二,三三七
總計	一三八,五四一	一〇七,九六七	一〇〇,〇六七

在一九三一到三二年的渥太華會議的前夜，英國在澳洲輸出總額中佔四九·八%，一九二八——二九年佔三六·一%，戰前佔四五·一%那廣大的經濟恐慌，幫助了英國在澳洲輸出貿易中地位之增大。蓋因各國對於澳

洲的輸出、實施種種限制的方法，而英國即在渥太華會議以前，對於澳洲的輸出，已予以帝國領土內的特惠。一九三二——三三年，英國的比例有若干的低落，佔澳洲輸出商品四四·%。一九三三年中其比例相當於四三·九%。由此看來，渥太華協定，不僅沒有使英國在澳洲輸出中的地位加強，而且連以前的地位也未能維持。

可是英國在澳洲的地位，還是非常強固。英國的比例還要佔全澳洲輸出的五分之二到二分之一。然英國所持有的作用，因商品的不同而有差異。特別是澳洲羊毛的輸出，英國所佔的比例，顯然低落了。

羊毛輸出額（單位百萬澳洲鎊）

一九六十三年

一九八三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三年

世界市場上英日之對立

一三五

輸出總額	二六·六	六二·六	三三·一	五六·七
輸入英國	一〇·六	一九·九	一一·八	一七·六
輸入日本	〇·五	八·七	七·五	三·二
輸入德國	五·一	七·七	三·二	八·七
輸入法比	九·〇	一八·三	六·三	一一·四

在澳洲羊毛輸出上，英國原來的比例佔四〇%，經濟恐慌以前佔三二·四%。在渥太華協定前，其比例多少有點增加，而渥太華會議後再度低落僅佔三一%。英國市場，並沒有為澳洲羊毛輸出業者擴張分毫。與英國造成尖銳的對比者是日本。日本在戰前，在澳洲羊毛輸出上只佔二%，而一九三二——三三年，已增高到佔全輸出額二二·五%。此外近年來澳洲

諸國（德國）羊毛輸入也大大增加，很明顯的，澳洲由於自國羊毛輸出業者的願望，無論如何決不會在自國市場上，犧牲其他輸出國，而予英國以大的讓步。因為澳洲在這個極重要的輸出項目上（三五%），不僅僅依存於英國，而且也要依存於其他諸國。

在澳洲輸出品中佔第二重要地位的小麥，其情勢幾乎是同樣的。英國的比例一九二七——二八年佔澳小麥輸出三八·六%，一九三一——三二年佔三八·七%，而一九三三——三四年（九月）佔四五·三%。日本於一九二七——二八年，輸入澳洲小麥，三百二十萬布雪爾（Bushel），佔小麥輸出總額六%，一九三一——三二年輸入二千一百五十萬布雪爾，佔全輸出一六·九%，一九三三——三四年很明顯的保持了同一水準。

在果實，肉，酒等不像上述那樣重要的農產品輸出上，英國稍稍佔着重要的地位，而在肉的輸出中，却佔着第一位。然而英國對澳洲所能顯示的壓力，在政治上，比起當時，英國在澳洲最重要的輸出項目羊毛與小麥上所佔的支配的地位，是遠較爲弱了。

以一九三四年九月爲終了的聯邦議會選舉戰，英國在其中的態度，是帶有二重性的。一方面是英國銀行界的傾向，牠從滙兌行情與債務的見地出發，懼怕政權落於工黨之手，因之支持與工黨右翼色爾林及工黨左翼郎格對立的萊翁斯政府黨；他方面，是英國產業家，對於萊翁斯的保護貿易政策，極端不滿，因之希望澳洲統一黨（即萊氏所屬的政府黨）不再比他黨獲得多數工人的投票。選舉的結果，一如英國的希望。工黨並沒有得到

大成功，而仍留爲在野黨。可是萊翁斯的政府，也同樣失去絕對的多數，不得不與那反對『禁止的關稅』而組成的白琪農民黨協作。統計雜誌，在卷頭論文中論及澳洲選舉，對於選舉的結果，表示滿足之意，同時有下面這樣的話：『農民黨與澳洲統一黨的提攜，可以使我們期待，關於渥太華協定的解釋問題，關於澳洲與英國一般人的不同意見，其中尤其是與蘭開夏的不同意見，或可得到解決。』（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二日。三六七頁。）

總之英國在澳洲市場上之強有力的地位，決不會很輕易的讓給別人的。

#### 四 澳洲貿易與日本



我們在分析英澳貿易的時候，已經把日本對於澳洲市場意義之增大，藉若干材料證明了。現在我們來談一談日本對澳洲市場爭奪戰的問題。

日本在澳洲輸入中所佔的地位 由下表可以指明。（單位一千英鎊）

日本對澳的輸出	一九二一—二三年	一九三二—三三年	一九三三年（一年）
在澳洲輸入中日 本所佔的比例	四·七〇七	二·三九七	三·六三五
	三·三%	五·六%	六·三%
			六·六%

在四年半之中，日本在澳洲輸入的比例上，增大了二倍。特別惹起興味的，是任何輸出部門，日本都收到最大的成功。日本對澳洲輸出額的三分之一，是紡織品與衣類。即日本棉製品，人造絲，天然絲製造品，衛生衣及襪子的輸出，都顯著的增大。次之是廣汎的消費品雜貨，如橡皮，靴

鞋，被單，手巾，電球，吊襪帶，背帶，文房用具，陶器，鐘表，魚類罐頭，自行車及嬰兒車，領帶，手帕等。這些商品，都是日本傾銷貨物中的主角。這些商品，日本對澳洲的輸出，正在激增。

日本向澳洲的輸出（單位一千鎊）

棉製品及衣類	一九三二—三三年	一八三二—三三年
	二,四九一	一,六八九
機械及金屬	九五	三五
橡皮製品	六	四
陶器	一八二	101
紙及紙製品	四一	三三

世界市場上英日之對立

一四一

寶石加工品及鐘表

三元

六三

化學製品及藥品

一四三

四三

在某些雜貨上，日本的輸入，一年當中增大了二倍以上。

日本在澳洲的進出，當然惹起了澳洲產業家一般的抗議。但是日本的事業家，並未失敗。在澳洲，日本輸入業者的行動，充滿了自信，要爲日本商品的輸出，大開澳洲的門戶。例如希德尼的日本貿易協會顧問堤氏，對於希德尼工業協會會長荷爾登·伯內特的非難，提出答覆，他不僅否認現在日本有高度勞動榨取制的存在，而且力日本貿易的成功，是由產業合理化所得來的。關於日本女工的狀況，堤氏作了這樣的聲明：日本的女工享有很好的待遇與自由，如同在堂皇的歐洲學校寄宿舍裏一樣。堤氏是

引證曼徹斯特某一無名的英國著述家，視察日本的勞動條件以後所說的話。底下是堤氏聲明中最有力的話：『日本曾幾次把澳洲羊毛市場，從牠的完全破綻之中，拯救出來，而且又是澳洲小麥不斷的顧客。澳洲對於日本是保有多額出超的國家。』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關於羊毛與小麥輸出的數字，已充分的證明了堤氏所說的話。可是更重要的事情，不用說是澳洲對日輸出入貿易的關係。（單位千鎊）

從日本來的輸入

一九三一—三三年

二,三九七

一九三二—三三年

三,五六五

從澳洲向日本的輸出

九,三三七

九,一七五

澳洲的出超

六,九三〇

五,六一〇

世界市場上英日之對立

一四三

這個材料，雖然指示日本對澳輸出的增大及澳洲對日輸出的減低，但日本對澳的入超，還是非常顯著。英國的商務官在最近的報告中，無怪要這樣說了：『英國對澳的入超，雖然還是很高，一九三二——三三年日本對澳的入超是五百六十一萬鎊，而英國仍有二千九百萬鎊，但是我們不能忘記英國在澳洲會有巨額的投資。單是個人的投資已達一億七千五百萬鎊。其他聯邦及各州的公債，英國個人的投資，還要超過三倍。因此，澳洲對英貿易的出超，不過剛剛够償付英國投下資本的利息。然而日本在澳洲，全然沒有投下資本。』今日貿易平衡的問題，已漸漸成爲第一流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政策，當澳洲代理首相兼外相萊酒姆的『觀光團』抵達日本之時，日本曾予以盛大之歡迎，同時日本新聞上，每天都討論日澳貿易的

平衡問題。

一九三四年五月觀光團的派遣，是證明澳洲對日本市場在澳洲輸出貿易上的意義，加以認識。心含醋意而面上不得不強作笑容的英國保守派機關報泰晤士及晨報，聲明萊酒姆觀光團所表現的澳洲對外政策及國外貿易政策上之『實現主義的精神』，『並不是表現帝國與澳洲經濟的結合有什麼弛緩』。這就是說，澳洲對外貿易的大部分，已經由帝國的經濟協定而安定了，只有這個事實，是澳洲貿易發展的可喜的基礎。泰晤士要努力使英、澳、日的讀者相信渥太華協定是一成不變的。然英國的對澳債權人（與英國輸出業者不同），爲使澳洲增加償付的能力，比任何人都更希望澳洲輸出的增大。以上我們已經知道，渥太華協定，並沒有使英澳相互通

商關係，有什麼顯著的加強。反之，那觸目驚心的日澳通商關係之急遽進展，較之渥太華協定與特惠，是在更強的原因之下繼續前進。這個原因，其一是日本的傾銷，另一是日本對於羊毛及小麥消費之增大。東京商科大學上田教授，在日本時報上，關於最近幾年日本羊毛消費的增加，引有下面的資料。

日本的羊毛輸入(單位一百包)

輸出國別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澳洲	二九,一八一	八四,三〇九	一,三三,九三二	一,四八,一三八	一,七〇,五八五
非洲	一四三	二九〇	一,一八二	一七,三八六	二八,九〇六
阿根廷	四,五八三	九,六一七	一,九四四	八,〇九五	三〇,九一八

輸入總類（包括其  
他各國）

八四九二

八六二六

一、五三、四〇五

一、五三三、四〇五

一、八〇五、八二一

上田教授的論文，是以『日澳貿易發展的必然性』爲題的。他把日本人口每一人對羊毛的消費，慎密的加以計算，於是得出結論，即以一九四〇年日本的預想人口數爲標準，那時縱令日本市場對於澳洲羊毛的購買力，每人的消費停在一九三四年的水準之上，然最近五年之中，也要增加百分之八百一十。

但是這個計算，本帶有煽動的性質，牠的根據是很薄弱的。日本以『羊毛輸入增加』爲餌，以誘惑澳洲，同時牠威脅着澳洲說，如果澳洲不大量輸入日本商品，那麼日本便向其他國家去購羊毛。在日本時報歡迎萊酒姆觀光團專號上，三井物產的主事南條氏說，日澳的經濟關係，是在於



『唇齒相輔』，關於對澳洲輸出，日本商品的分類，他舉出下列的數字。

一九三三年從日本輸入澳洲各貨之百分比(全數為100)

絲織物	四%	木材	1%
陶磁器	三%	文房用具	1%
人造絲	二四%	魚類罐頭	1%
棉織物	七%	橡皮及其製品	1%

南條氏更附加着說：『假使澳洲對於日本商品，不加以差別待遇，則日澳貿易的不平衡，或可減除至某種程度。澳洲政府對於特殊的日本生產品如絲織品，小倉綢布，魚類罐頭，木蠟，樟腦，鈕釦，肝油，罐頭，大豆，硫黃及檉木等，應該減低關稅。』這個『特殊的日本商品』之中，包

含了爲英國所重視同時是英國對澳的重要輸出品(紡織物)在內，這是應該注意的。

在萊洒姆觀光團到日本的很久以前，日本時報上，就掲載了『日本爲懲罰澳洲，可以由非洲購入羊毛』的論文，這可以看作日本對澳威嚇的好例。這篇論文說：『澳洲關稅改正的結果，澳洲市場對於日本的商品，已有關閉的可能性，日本遇到這樣嚴重的問題，不得不把眼睛轉向南非。』南非在日本看來，是潛在的羊毛供給國，而且又是日本商品之潛在的市場。』一九三三年十月，日本派遣了前駐華盛頓商務參事官須藤氏，去到南非作特使。在須藤氏出發之前，東京外務省，曾開過一個特別會議，在這個會議中，日本主要的毛織業公司——東洋，鐘個淵，大日本等公

司——以及日本對澳輸出業者，都參加了。

如世人所周知的萊酒姆觀光團，並沒有獲得成功。萊酒姆曾提出幾個日澳關係的「痛楚的」問題。其中還有關於日本退出國泰聯盟 太平洋委任統治地之將來的問題。萊酒姆並沒有解決日澳通商條約的問題。這個時候，在英國開的英日會議，討論紡織品在英國與外國市場的分配問題，也以失敗而終。萊酒姆從日本歸國以後就辭職了。而日澳締結通商條約的問題，只好算是空談了一番。九月的澳洲總選舉以後，一九三五年渥太華協定的改訂期又迫近了，日本與澳洲的通商條約問題，也許又有一度新的商議，首先是澳洲自身對於這個問題，感到利害。因為澳洲的商品，在日本並不享有最惠國的待遇。澳洲對於這個問題，較之日本要感到更大的利害關

係，由下面的理由，也可以說明。前面我們已經看到，澳洲向日本輸出，遠較日本向澳洲輸出爲龐大。其次最惠國條款之對於澳洲，較之對於日本，是更有重要的意義。在澳洲方面說來，最惠國條款，既不排除大英帝國的特惠作用，也不是減弱牠。此外，日本的商品並不是與澳洲的產業競爭，而是與英國競爭。一九三二——三三年中，由特惠所保護的英國商品輸入，增加一四·八%之時，日本商品的輸入，却激增三七·六%。

澳洲市場的爭奪戰，現在正在白熱化。日本與英國，是澳洲外來列強中最強有力的兩大競爭國。而澳洲的產業家又是澳洲自身當中一個強大的競爭者。因此在獲得澳洲市場的鬥爭上，其他競爭者的困難，是非同小可的。澳洲現在又遇到與德國締結新通商條約的問題（最近年間，德國購買

澳洲羊毛也日益增加），與比利時又遇到關稅戰爭的威脅，這都不是偶然的。青年資本主義國家的澳洲，其產業逐漸發達，世界最大殖民地帝國的英國，又與其有不可分離的連鎖，這在市場本就狹隘的現在，不能不使澳洲市場的獲得戰，愈加激化起來。